

國學小叢書

明
清
戲
曲

盧
前
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6325
11

國學
叢書

著者 盧前
編者 王雲五

明

清

戲

曲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823.20
854
153
99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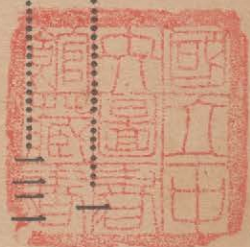
自焦里堂循易餘籥錄，主代有偏勝之說。於是，衡文之士，翕然從焉。顧里堂初意，就一代立論如此，非就一體言之也。譬如唐詩，宋詞者，是就唐而言，以詩爲勝；就宋而言，以詞爲勝。非謂詩盡於唐，詞盡於宋也。於曲亦然。余嘗謂：使以詞歸諸宋者，則曲當推朱明一代。何也？曲之在元，猶詞在唐五代時也。元雖有南戲，時傳奇體猶未備；惟明則南詞、北曲，相將進展，雜劇傳奇，並臻絕妙。豈可以肇端於元，而遽奪之乎？曲迄於清，雖稍稍衰矣；而譜律日嚴，遠邁前葉。仍一代偏勝之說，明曲有足多者，就一體論，明清戲曲亦不可或忽視也。海寧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行世且二十年。余髫年讀其書而慕之。欲踵斯作，拾其遺闕。慶氛粟六，未遑從事。庚午，居蜀中，講授曲史。因采陳編，續爲七章。未幾東歸，聞東友青木正兒，方爲撰述，與此題同。講稿遂棄置篋中。今青木氏書已刊布，名經更易；其於本事獨詳，蓋爲彼邦人士計者。與余稿異其趣。乃檢出付槩，藉以就正於博雅君子。未敢比附王書，致貽續貂之誚。然使學者知元後未嘗無曲，於余心固已自忻慰已。比來涵芬樓，校讀懷寧曹氏所藏戲曲，都七十餘種，其

足以補益此書者甚多，當別爲讀曲記。願讀者知明清二代之戲曲，又非此書所能盡爾。金陵盧前序。



目錄

- 第一章 明清劇作家之時地……………一
- 第二章 傳奇之結構……………二二
- 第三章 雜劇之餘緒……………四五
- 第四章 沈璟與湯顯祖……………五八
- 第五章 短劇之流行……………七四
- 第六章 南洪北孔……………八九
- 第七章 花部之紛起……………一〇二





明清戲曲史

第一章 明清劇作家之時地

明清二代，劇曲之富，邁越胡元；然一創一因，未可並論。就因言創，亦有足稱；譬之於詩，如唐後之有宋，雜劇雖啓源於蒙古，以南曲爲雜劇，當時之所無一也。傳奇雖肇端於南戲，至鴻篇鉅帙，家喻而戶曉，卽以量計，有非元代所能及者，二也。律詳於後世，譜作而後作者有所準繩，補芝庵、挺齋之所不逮，三也。一折成劇，簡短精悍，如齊梁之小樂府，如唐詩之絕句，出軸無心，回甘有味。別開戲曲之一途，四也。前賢百種，其中故實，說皆虞初；而後代傳奇，乃可媲美於正史，如桃花扇，如冬青樹，未可以鬻弄小之者，五也。以言體製，以曲爲傳，如徐氏寫心，四記相聯，如臨川述夢，於曲中一新面目，有足多者，六也。歌曲之法，入明已亡，幸有崑腔，使元賢之曲不隨樂譜以廢；魏梁之功，誠不可沒。然曲之文章，從此

關茸，無復蒜酪之氣，自然人力，迥乎不侔，七也。凡此七端，灼然可睹。欲通觀戲曲之變者，於此二代，又奚能漠然視之？茲編所隸，舉綱攝要，不求其備也。

綜論二代之戲曲，首當明作者之時期，而後始知流別之所由成；進而考作者之產地，則其間之升降移轉，亦可知其遷變之迹已。請先以時期言之，風氣所趨，約有四期：開創之始，上沿勝國，去古最近，「白戰」爲多。傳奇雜劇，各居其半，此一時也。臨川既起，文藻斐然，選字求麗，擇句務雅，已入詞賦之林，非徒供粉墨之資而已。湯文沈律，相峙藝壇，此一時也。夢龍改筆，香令全才，何意天崇，復興稱盛。梅村圓海，品雖不同，鴻詞則一。湖上排場，離騷短劇，此一時也。北孔南洪，分疆而治。乾嘉諸老，踵武前賢。尙有名篇，已成弩末。旣而崑腔中落，花部代興，雖有戲而無曲，雖有白而無文，此又一時也。

列諸姓名，簿同錄鬼，前後容有倒置，訂定其俟他時。

第一時期

徐 嘔	蘇復之	李景雲	王文昌	楊景言	賈仲名	藍楚芳	穆仲義	楊彥華	王子一
丁塾夫	朱 經	金文質	湯 式	李唐賓	劉 兌	朱 權	楊文奎	谷子敬	夏均政

唐復	朱有燉	邱濬	邵璨	姚茂良	王濟	沈采	薛近兗	沈受先	陳沂
王九思	康海	陳鐸	徐霖	陳熙齋	徐時敏	何良俊	楊慎	李開先	鄭若庸
徐渭	陸采	王世貞	汪道昆						

第二時期

張鳳翼	梁辰魚	胡汝嘉	屠隆	湯顯祖	沈璟	顧大典	葉憲祖	卜世臣	呂天成
汪廷訥	梅鼎祚	陳與郊	王衡	張四維	許自昌	鄭之文	徐復祚	高濂	周朝俊
王玉峯	周履靖	朱鼎	金懷玉	沈鯨	吳世美	陳汝元	王澹	林章	胡文煥
單本	車任遠	謝諶	陸江樓	鄭國軒	蘇英	陸華甫	葉良表	龍膺	戴子晉
祝長生	顧允默	顧允燾	黃伯羽	秦鳴雷	謝廷諒	章大綸	張太和	錢直之	金無垢
程文修	吳大震	陸世廉	孫源文	黃方胤	茅維	葉小紈			

第三時期

馮夢龍	范文若	袁于令	孟稱舜	沈自徵	沈自晉	阮大鍼	卓人月	王夫之	凌濛初
-----	-----	-----	-----	-----	-----	-----	-----	-----	-----

徐石麒	吳炳	李玉	吳偉業	李漁	尤侗	嵇永仁	朱佐朝	朱素臣	沈燾
徐士俊	史集之	馬伶人	薛旦	劉晉充	葉稚斐	邱園	周坦綸	張大復	高弈
盛際時	朱雲從	陳二白	陳子玉	王香裔	丁耀亢				

第四時期

洪昇	孔尙任	萬樹	廖燕	周稚廉	張堅	唐英	夏綸	董裕	蔣士銓
楊潮觀	裘璉	張韜	桂馥	沈起鳳	曹錫黼	石韞玉	舒位	仲雲澗	孔廣林
張聲玠	黃兆魁	陳鍾麟	周樂清	嚴廷中	黃燮清	李文瀚	楊恩壽	陳烺	張雲驥
許善長	陳棟	湯貽汾	徐鄂	俞樾					

若論籍貫，以吳人爲多，浙人次之。爰註明所隸縣邑，藉資比證。可知二代作者，實以江南爲盛，惟茲所繫省分，略從今制，以便省覽。

江蘇	(南京)	明谷子敬	陳鐸	徐霖	陳沂	胡汝嘉	黃方胤	清馬守眞	張鑒
----	------	------	----	----	----	-----	-----	------	----

(句容) 明朱從龍

(溧陽) 明張景嚴 沈祚清史集之

(武進) 明楊柔勝 邵深清張龍文 董定園

陳煊 湯貽汾

(無錫) 明陸濟之 盧鶴江 孫源文清黃家舒

嵇永仁 薛旦 顧彩 堵庭葵

楊潮觀

(吳縣) 明沈采 許自昌 王鳴九 馮夢龍

陸采 張鳳翼 吳千頃 鄒玉卿

蔣麟徵 陸世廉 朱寄林清袁子令

馬佶人 李玉 葉稚斐 朱佐朝

朱素臣 畢萬侯 盛濟時 朱雲從

陳子玉 尤侗 陳二白 陳鍾麟

張大復 毛鍾坤 沈起鳳 仲雲澗

(崑山) 明鄭若庸 梁辰魚 顧允默 顧允燾 朱鼎 周公魯 顧采屏

(常熟) 明徐復祚 黃廷俸清邱園 陸曜 程端

(太倉) 明王世貞 王翔千 王衡清吳偉業 王抃 王聖徵 黃兆魁

(吳江) 明沈環 顧大典 李素甫 沈自徵 沈自晉 葉小紈

(宜興) 明邵燦 吳鵬 陳玉蟾 清吳炳 萬樹 陳貞禧

(如皋) 清黃振

(松江) 明王玉峯 范文若 清周樾廉 張照 朱龍田

(上海) 明黃伯羽 清黃兆林

(嘉定) 清周若霖

(江都) 明陸弼 程子偉 清徐石麒 王漢恭 徐善 吳綺 汪楫 汪祚

李本宣

(東海) 清程枚

浙江 (杭州) 明張太和 錢直之 章大綸 高濂 汪鏐 胡文煥 程文修 卓人月

徐士俊 陸江樓 王恆 謝天祐 吾邱瑞 顧瑾 李人標 庾庚

清洪昇 陸次雲 吳城 厲鶚 夏綸 梁孟昭 楊珽 沈岫

沈名蓀 沈沐 許善長 魏熙元

(海寧) 明陳與郊 張從懷 清查維佐 查慎行 周樂清

(海鹽) 明祝長生 許炎南 清黃燮清

(嘉興) 明王翊 清姚子懿

(秀水) 明卜世臣 姚子翼

(平湖) 明沈鯨

(歸安) 清茅維

(湖州) 明吳世美 凌濛初 王濟 清沈樹人

(蘭溪) 清李漁

(武康) 明姚茂良

(蕭山) 明來集之 清毛奇齡 周起

(山陰) 明徐渭 清李蔭桂

(會稽) 明單本 史槃 王澹 金懷玉 孟稱舜 陳汝元 王驥德 清高奔

(紹興) 清石子斐 謝宗錫 顧元標

(上虞) 明車任遠 謝謙 朱期 趙於禮

(餘姚) 明葉憲祖 呂天成 楊之炯 鄒逢時

(鄞縣) 明屠隆 金无垢 周朝俊

(天台) 明秦雷鳴 黃維楫

(永嘉) 明高明 戴子晉

(淳安) 明徐啞

(平陽) 明徐昆

安徽 (安慶) 明龍渠翁 阮大鍼

(歙縣) 明汪道昆 清方成培

(休寧) 明汪廷訥 吳大震

(徽州) 明汪宗姬 程麗先

(宣城) 明梅鼎祚 清李文瀚

(蕪湖) 清石龐 王墅

(池州) 明余聿雲

(鳳陽) 明朱權

(望江) 清龍燮

(臨川) 明湯顯祖 清吳士科

(南城) 明鄭之文

(彭澤) 明馮之可

(鉛山) 清蔣士銓

(長沙) 清楊恩壽

(湘潭) 清張九鉞

(衡陽) 清王吉之

江西

湖南

（靖州）明許潮

湖北（蘄春）清顧景星

四川（新都）明楊慎

福建（汀州）明李玉田

（福清）明林章

廣東（瓊州）明邱濬

（順德）清梁廷枏

貴州（齊安）清傅玉書

陝西（武功）明康海

（鄂縣）明王九思

（郟陽）明王異

河南（開封）明朱有燉



山西

(汾州) 清宋廷魁

河北

(北平) 清慎郡王岳端

(大興) 清舒位 胡介祉

(通州) 清張異資

(元城) 清張四維

(文安) 明張雲驥

山東

(濟南) 清袁聲

(章邱) 明李開先

(曲阜) 清桂馥

孔尚任

(德州) 清盧見曾

(萊陽) 清宋琬

右所稱引，特其著者。然試一較按，南北之作者，相去殊遠，方元之時，初集於大都，既南來湖上，製

曲之士，南人已多。朱明開國，僑寓金陵者，殆已不可勝數。周暉瑣事，所附曲品，可想見石頭城下當時絃筦之盛也。大抵吾吳之曲作家，金陵多僑民，而蘇州皆土著。論散套，嘗以吳之元和與浙之仁和，稱爲「曲中二和」。其在戲曲史中，則未必能如是耳。

二代曲家既如是之盛，作品之多可知。然其中失傳之集，亦多不可計，姑就易見之書，列如左目：

汲古閣六十種曲：明毛晉編刊。明刊本，清道光間補刻本。雙珠記（沈鯨）東郭記（汪道昆或云孫仁孺）焚香記（王玉峯）荆釵記（柯丹邱或云李景雲）精忠記（姚茂良）浣紗記（梁辰魚）琵琶記（高明）南西廂（李曰華）北西廂（王實甫）幽閨記（施惠）明珠記（陸采）懷香記（同上）玉簪記（高濂）紅拂記（張鳳翼）灌園記（同上）還魂記（湯顯祖）還魂記（湯顯祖作願園刪定）紫釵記（湯顯祖）邯鄲夢（同上）南柯記（同上）紫簫記（同上）春蕪記（汪錢）琴心記（孫梅錫）玉鏡記（朱鼎）綠毫記（屠隆）曇花記（同上）鸞鏡記（葉憲祖）玉合記（梅鼎祚）金蓮記（陳汝元）四喜記（謝讜）三元記（沈受先）鳴鳳記（王世貞或云世貞門人）紅梨記（徐復祚）八義記（徐回叔）西樓記（袁于令）繡襦記

(薛近袞)青衫記 (顧大典)錦箋記 (周螺冠)蕉帕記 (單本)水滸記 (許自昌)玉玦記
(鄭若庸)種玉記 (汪廷訥)獅吼記 (同上)雙烈記 (張午山)義俠記 (沈璟)千金記
(沈采)殺狗記 (徐啞)龍膏記 (楊珽)香囊記 (邵文明)尋親記 (以下無名氏作)金雀
記 霞箋記 運甓記 飛丸記 玉環記 贈書記 白兔記 四賢記 節俠記
盛明雜劇 (初集二集)六十種 明沈泰林宗編刊 董氏誦芬室重刻本 高唐夢 (汪道昆)
五湖遊 (同上)遠山戲 (同上)洛水悲 (同上)狂鼓史 (徐渭)玉禪師 (同上)雌木蘭
(同上)女狀元 (同上)義犬記 (同上)靄亭秋 (沈自徵)昭君出塞 (陳與郊)文姬入塞
(同上)鞭歌妓 (沈自徵)簪花記 (同上)團花鳳 (葉憲祖)北邙說法 (同上)天桃紈扇
(同上)易水寒 (同上)中山狼 (康海)鬱輪袍 (王衡)碧蓮繡符 (葉憲祖)丹桂鈿合
(同上)直隗鬪 (王衡)紅線女 (梁辰魚)崑崙奴 (梅鼎祚)素梅玉蟾 (葉憲祖)桃花人
面 (孟稱舜)花舫緣 (卓人月)春波影 (許士俊)絡冰絲 (同上)死裏逃生 (孟稱舜)英
雄成敗 (同上)廣陵月 (汪廷訥)男王后 (王驥德)再生緣 (蘅蕪室)一文錢 (徐復祚)

齊東絕倒，（竹癡居士）牡丹仙，（周憲王）香囊怨，（同上）武陵春，（許潮）蘭亭會，（同上）寫風情，（同上）午日吟，（同上）南樓月，（同上）赤壁遊，（同上）龍山宴，（同上）同申會，（同上）有情癡，（徐元暉）脫囊穎，（同上）曲江春，（王九思）畫佛兒，（僧湛然）雙鶯傳，（袁于令）不伏老，（馮惟敏）虬髯翁，（凌濛初）紅蓮債，（陳汝元）錯轉輪，（祁元孺）蕉鹿夢，（車任遠）櫻桃園，（王澹翁）逍遙遊，（王應遴）相思譜，（吳中情奴或云王百穀）玉夏齋傳奇十種：玉夏齋編刊。喜逢春，（清嘯生）長命縷，（勝樂道人）玉鏡台，（一名花筵賺）范文若作）四大癡，（酒董李逢時作，色卷，作者未詳，財癡徐復祚作，氣集孟稱舜作）黑蓮盟，（一名荷花蕩馬佶人作）望湖亭，（沈自晉）十錯認，（一名春燈謎阮大鍼作）鴛鴦棒，（范文若）鳳求凰，（澹慧居士案即陳玉蟾）

文林閣傳奇十種：明文林閣編輯，明刊本。（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有藏本。）還魂記，（湯顯祖）蕉帕記，（單本）四美記，（失名）魚籃記，（失名）義俠記，（沈璟）浣紗記，（梁辰魚）震台記，（失名）珍珠記，（失名）易鞋記，（一名分鞋記沈鯨作或云陸采作）文正還魂記，（失名）

雜劇新編三十四種：清鄒式金編。通天台（吳偉業）臨春閣（同上）讀離騷（尤侗）弔琵琶

（同上）醉新豐（鄒式金）蘇園翁（茅維）秦廷筑（同上）金門戟（同上）鬧門神（同

上）雙合歡（同上）半臂寒（南山逸史）長公妹（同上）中郎女（同上）京兆眉（同上）

翠鈿緣（同上）鸚鵡洲（鄭瑜）汨羅江（同上）黃鶴樓（同上）滕王閣（同上）眼兒媚

（孟稱舜）孤鴻影（周如璧）夢幻緣（同上）續西廂（查繼佐）不了緣（碧蕉主人）櫻桃

宴（張采宗）昭君夢（薛旦）旗亭讌（張龍文）餓方朔（孫源文）城南守（黃家舒）西臺

記（陸世廉）衛花符（堵庭棻）鯁詩讖（士寶遺民）風流塚（鄒式金）空堂話（鄒兌金）

黑愁齋定本：明馮夢龍更定。明刊本。（日本鈴木虎雄所藏明刊本有兩種，曲目互有重複。）楚江

情（見下目）雙雄記（同）夢磊記（同）灑雪堂（同）酒家傭（同）新灌園（同）人獸關。

（李玄玉原編）

新曲十種：明馮夢龍更定，乾隆刊本。（日本久保天隨氏有藏本）新灌園（張伯起創稿）酒

家傭（陸無從欽紅江二稿）女丈夫「上」（張伯起劉晉充二稿）「下」（張伯起凌初成

- 二稿)景江記(聿雲氏原編)精忠旗(李梅賓草創)雙雄記(龍子猶編)萬事足(龍子猶編)夢磊記(史叔考勗稿)灑雪堂(梅孝已草創)楚江情(袁白賓勗稿)
- 暖紅室彙刻傳奇：劉世珩編刊。董西廂(董解元)西廂記(王實甫)關漢卿)圍棋闖局(晚進王生)五劇箋疑(閔遇五)南西廂(李日華)南西廂(陸采)園林午夢(李開先)琵琶記(高明)拜月亭(施惠)荆釵記(柯丹邱)白兔記(失名)殺狗記(徐暉)金印記(蘇復之)四聲猿(徐渭)紅拂記(張鳳翼)霞箋記(失名)還魂記(湯顯祖)邯鄲亭(同上)南柯記(同上)紫釵記(同上)春燈謎(阮大鍼)燕子箋(同上)通天台(吳偉業)臨春閣(同上)荷花蕩(馬伶人)長生殿(洪昇)桃花扇(孔尚任)小忽雷(同上)奢摩他室曲叢(初集、二集)吳梅編輯。商務印書館刊行。揚州夢(嵇永仁)雙報應(同上)報恩緣(沈起鳳)才人福(同上)文星榜(同上)伏虎韜(同上)(以上初集)牡丹品(周憲王)牡丹園(同上)煙花夢(同上)八仙慶壽(同上)小桃紅(同上)喬斷鬼(同上)豹子和尙(同上)慶湖堂(同上)桃源景(同上)仙官慶會(同上)復落娼(同

上)得騶虞(同上)仗義疎財(同上)半夜朝元(同上)辰鈎月(同上)牡丹仙(同上)
曲江池(同上)繼母大賢(同上)團圓夢(同上)香囊怨(同上)常椿壽(同上)蟠桃會
(同上)踏雪尋梅(同上)綠牡丹(吳炳)畫中人(同上)療妬羹(同上)西園記(同上)
情郵記(同上)(以上二集)
涉園影印傳奇近時董氏涉園刊行。紅梨記(徐復祚)幽閨記(施惠)鴛鴦繡(海來道人)
秦樓月(朱素臣)繡襦記(薛近袞)
清人雜劇初集二集。長樂鄭振鐸印行。臨春閣通天台(吳偉業)扯淡歌泥神廟笑布袋罵閻
羅(嵇永仁)讀離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尤侗)昆明池集翠裘鑑湖隱旗亭館
(裘璉)霸亭廟蘄州道木蘭詩清平調(張縉)放楊枝投溷中謁府帥題園壁(桂馥)桃花吟
雀羅庭曲江宴滕王閣同谷歌(曹錫鬪)伏生授經羅敷採桑桃葉渡江桃源漁父梅妃作賦樂天
開閣賈島祭詩琴操參禪對山救友(石韞玉)判豔譜秋洛城殿(嚴廷中)買花錢大轉輪浮西
施拈花笑(徐石麒)孔方兄賈閻仙十三娘狗咬呂洞賓(葉承宗)龍舟會(王夫之)風流塚

空堂話，（鄒式金）醉畫圖，訴琵琶，續訴琵琶，鏡花亭，（廖燕）詠雪，簪花，鬪茗，畫竹，（洪昇）藍關雪，柳州煙，醉翁亭，遊赤壁，（車江英）訊搦，題肆，琴別，畫隱，碎胡琴，安市，看真，遊山，壽甫，（張聲玠）璿璣錦，女專諸，松年長生引，（孔廣林）苧蘿夢，紫姑神，維揚夢，（陳棟）喬影，（吳蘋香）老圓，（俞樾）

九皋會影印戲曲，日本東京九皋會刊。已出書目：

嬌紅記（明劉東生選，明宣德年刊，長澤矩規也

藏）橘浦記，（明許自昌撰，明萬歷年刊，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

飲虹簾雜劇叢刻：金陵盧氏刻本。

圍棋，鬪局，（晚進王生）

秋聲譜，

（嚴廷中）

逍遙巾，

（湯貽

汾）（以上彙刊）

雜劇十段錦：明周憲王撰。董氏誦芬室影印本。

義勇辭金，曲江池，八仙慶壽，相如題橋，苦海回頭，死

後團圓，仗義疎財，繼母大賢，豹子和尙，煙花夢。

周憲王樂府三種：明周憲王撰。宣德刊本，蟬隱廬影印本。

歌代嘯，明徐渭撰。南京國學圖書館印行。

玉茗堂四夢，明湯顯祖撰。重刻通行本，臧晉叔改訂明刊本。還魂記，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

石巢傳奇四種，明阮大鍼撰。董氏誦芬室重刻本。春燈謎，燕子箋，牟尼合，雙金榜。

坦菴詞曲六種，明徐石麒撰。清初刊本。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別二種則詞集也。

笠翁十種曲，清李漁撰。坊刻本數種，石印本。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風箏誤，慎鸞交，鳳求凰，

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

傳奇八種，清李漁評定。清初刊本。（北京大學藏本，其中五種曲海目內題爲李漁所作。然原本題

作閱定。究係自作與否，不敢斷言。）萬全記，十錯記，補天記，雙瑞記，檢甲記，四元記，雙鍾記，魚籃記。

西堂曲腋六種，清尤侗撰。舊抄本，西堂全集本。（鈔本，係王國維舊藏。今歸鈴木虎雄氏所有。）讀離

騷，弔琵琶，桃花源，黑白衛，清平調，鈞天樂。

擁雙豔三種曲，清萬樹撰。康熙刊本。風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金陵盧氏藏。

惺齋新曲六種，清夏綸撰。乾隆刊本。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

玉燕堂四種曲，清張堅撰。乾隆刊本。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

藏園九種曲。(又稱紅雪樓九種曲。)清蔣士銓撰。乾隆間蔣氏藏園原刊本。藏園重刻本。坊刻本。石印本。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桂林霜，冬青樹，空谷香，四絃秋，一片石，第二碑。

吟風閣雜劇二十二種，清楊潮觀撰。乾隆刊本，嘉慶重刻本。新豐店，大江西，行雨，黃石婆，快活山，錢

神廟，晉陽城，邯鄲郡，荷蘭山，朱衣神，夜香台，發倉，魯連台，荷花蕩，二郎神，笏諫，配警，露筋，掛劍，卻金，下

江南，藍關，荀灌娘，葬金釵，偷桃，換扇，西塞山，忙牙姑，凝碧池，大蔥嶺，罷宴，翠微亭。

古柏堂傳奇十二種：清唐英撰。長洲吳氏家藏本。轉天心，清忠譜正案，雙釘案(原名釣金龜)巧

換緣，三元報，蘆花絮，梅龍鎮，麪缸笑，虞兮夢，英雄報，女彈詞，十字坡，長生殿補闕。

瓶笙館修簫譜四種：清舒位撰。振綺堂刻本。博望乘槎，樊姬擁髻，卓女當壚，酉陽修月。

後四聲猿，清桂馥撰。刻本。王西神排印本。放楊枝，投溷中，謁府帥，題園壁。

補天石傳奇八種：清周樂清撰。道光刊本，咸豐重刻本。宴金台，定中原，河梁歸，琵琶語，緝蘭佩，碎金

牌，統如鼓，波弋香。

六觀樓北曲六種，清許鴻磐撰。道光刊本。西遼記，雁帛書，女雲台，孝女存孤，儒吏完城。

倚晴樓七種曲：清黃燮清撰。原刻本，光緒重刻本。
茂陵絃，帝女花，春令原，鴛鴦鏡，凌波影，桃谿雪，居

官鑑）

玉獅堂四種曲，清陳煥撰。光緒刊本。

玉獅堂十種曲：陳煥撰。光緒刊本。（初刊行四種本，後增刊爲十種，又增刊一種。）仙緣記，海虬記，蜀錦袍，燕子樓，（以上四種本）梅喜緣，同亭宴，迴流記，海雪吟，負薪記，錯因緣，悲鳳曲。（以上十一種本）

坦園六種：清楊恩壽撰。坦園叢書本，光緒年刊。
麻灘驛，桃花源，媿嬾封，桂枝香，再來人，埋靈坡。

許氏傳奇六種：清許善良撰。碧聲險館叢書本，光緒年刊。
神山張，靈媧石，茯苓仙，瘞雲巖，臙脂獄，風雲會。

二代戲曲之文獻，倘舉於是。中麓所謂山海之觀者，此中多未被網入。而此目所錄，不過百一；又孰能謂曲盡於元，非明清所能企及者邪？

第二章 傳奇之結構

明人於戲曲最大之貢獻，其有異於元賢者，惟在「傳奇」。以視四折之「雜劇」，不特文章有繁簡之別，聲律之寬度，亦絕不相同也。言傳奇，不可不言傳奇之規矩；言傳奇之規矩，所以明傳奇之結構也。琵琶幽閨，傳奇之祖也。而王驥德論之曰：「夫作法之始，定自愆愆。離之，蓋自琵琶拜月始。以兩君之才，何所不可；而猥自貸於不尋宮數調之一語，以開千古之厲階，不無遺恨。」當時四大傳奇，荆、劉、拜、殺中，惟荆敘一記合律，可知此道之難也。

傳奇第一齣，必是正生上起。以生爲全書之主，開場白謂之定場白，多用四六駢語。第二齣，多是正旦上。或以劇情不同，不拘是旦；然主要角色，多於前數齣中登場。當正生出場前，有副末開場，述全書大意，謂之家門，可作第一齣。亦可不入各齣內，所填者詞，非必南曲。常例二首詞畢，以四語總括之，謂之題目正名，叶韻。或於詞後，接之以白。場上問而場內答，不外籠括全部之言。齣目，明人或用四字，

或用二字。惟荷花蕩用三字，醉鄉記用五字，玉鏡臺字數無定，非常例也。如西樓記用訓話語，「羣嘷」二字，在傳奇亦不多見。蓋以其不顯，不可從耳。

引子概可不論宮調，每一引子亦不必全填；其正生上場第一齣之引子較長，且必全填。習見者爲戀芳春，滿庭芳，絳都春，喜遷鶯，東風第一枝，齊天樂，破齊陣，真珠簾，瑞鶴仙，于飛樂等調。其有生僻之引子，如轉山子，船入荷花蓮，及南召金蓮子，折腰一枝，花之類，頗爲罕見。引子用作尾聲者，有哭相思，鷓鴣天，丑淨出場之曲，如字字雙，乃過曲也。過曲之同於引子者，有：

光光乍

大齊郎

五方鬼

梨花兒

水底魚兒

趙皮鞋

吳小四

雁兒舞

普賢歌

字字雙

倒拖船

柳寄魚

小引

丞相賢

雙勸酒

秃廝兒

以上丑淨專用

蠟梅花

望吾鄉

金錢兒

牽地錦檔

哭歧婆

以上普通用。

一江風

六么令

上馬踢

勝葫蘆

以上行路過場所用

秋夜月

憶多嬌

出隊子

縷縷金

以上有作引子用者。

一人出場，祇用一引子，數人用一引子者有之，一人用二引子者，未之見也。

曲中用調，皆因其節奏之緩急。緩者有贈板，急者無贈板。有贈板曲在前，無贈板曲在後。此傳奇中南曲之定例。

仙呂過曲

月兒高 醉扶歸 八聲甘州 傍粧台 桂枝香

以上有贈板。

二犯月兒高 月雲高 月照山 月上五更 醉羅袍 醉羅歌 醉歸花月渡 醉花雲

甘州歌 甘州解醒 二犯傍粧台 二犯桂枝香 香歸羅袖 羽調排歌 三疊排歌 蠻江令

涼草蟲 望吾鄉 上馬踢 勝葫蘆 望吾鄉以下均有作短曲衝場用者。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在前者有贈板，在後者無，下仿此。

木丫叉 感亭秋 喜還京 美中美 油核桃問可當引子用。 長拍 短拍 阜羅袍 阜羅單黃

鶯 羅袍歌 一盆花 天香滿羅袖 一封書 一封歌 一封羅 安樂神犯 解三醒 解醒

甘州 解醒歌 解袍歌 解醒望鄉 掉角兒序 掉角望鄉 番鼓兒 春從天上來 三囑咐

以上無贈板。

光光乍

鐵騎兒

大齋郎

五方鬼

上馬踢

蠟梅花

均當手子。

賺

不是路

賺

一封書

書信用作

以上不拘宮調。

羽調近詞

近詞即過曲

金鳳釵

四時花

四季花

以上有贈板。

勝如花

慶時豐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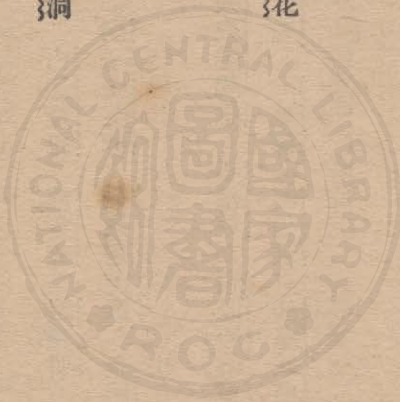
馬鞍兒

浪淘沙

歸仙洞

以上無贈板。

正宮過曲



錦纏道 普天樂 雁過聲 傾杯序 刷子序 白練序 醉太平 雁魚錦 (前二段)

以上有贈板。

玉芙蓉 芙蓉紅 山漁燈 山漁燈犯 錦芙蓉 錦庭樂 錦纏樂 錦庭芳 普天樂犯

普天帶芙蓉 傾杯賞芙蓉 刷子帶芙蓉 朱奴插芙蓉 金殿喜重重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朱奴兒 朱奴剔銀燈 朱奴帶錦纏 小桃紅 雁過沙 雁來紅 四邊靜 福馬郎 綠

欄衫 三字令 三字令過十二橋 一撮棹 洞仙歌 沙雁揀南枝 剡秋令 雙鷓鴣

以上無贈板。

大石過曲

念奴嬌序

以上有贈板。

賽觀音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人月圓 催拍 插花三臺

以上無贈板。

中呂過曲

泣顏回 好事近 石榴花 漁家傲 粉孩兒 瓦盆兒

以上有贈板。

榴花泣 馬蹄花 駐馬聽 駐馬泣 番馬舞秋風 駐馬摘金花 倚馬待風雲 駐雲飛

尾犯序 尾犯芙蓉 喜漁燈 漁家燈 石榴掛漁燈 千秋歲 山花子 馱環着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古輪臺 撲燈蛾 念佛子 大和佛 大影戲 紅芍藥 耍孩兒 會河陽 越恁好 紅

綉鞋 添字紅綉鞋 剔銀燈 攤破地錦花 麻婆子 合笙 舞霓裳 永團圓 太平令 縷

縷金亦可作衝場用。 風蟬兒可作短曲衝場用。

以上無贈板。

南呂過曲

梁州序 梁州新郎 賀新郎 一江風 綉帶兒 綉帶宜春 綉帶引 綉太平 太師引

太師垂綉帶 醉太師 宜春令 宜春樂 醉宜春 香羅帶 羅江怨 香徧滿 懶畫眉 八

寶粧 九疑山 上半段

以上有贈板。

刮鼓令 羅鼓令 羅帶兒 二犯香羅帶 五更轉 二犯五更轉 五更轉犯 懶針線

梁溪劉大香 春瑣窗 春太平 瑣窗寒 瑣窗郎 紅衫兒 香柳娘 梅花塘 五樣錦 瑣

窗綉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節節高 大勝樂 奈子花 奈子落瑣窗 奈子宜春 單調風雲會 女冠子 孤雁飛

石竹花 解連環 薄媚袞 竹馬兒 番竹馬 阮郎歸 綉衣郎 三學士 學士解醒 癡冤

家 金蓮子 金蓮帶東甌 東甌令 東甌蓮 浣溪紗 浣紗劉月蓮 浣溪樂 劉撥帽 撥

帽落東甌 大節高 三換頭 紅芍藥 針線箱 引駕行 搗白練 秋夜月 大迓鼓秋夜月，大迓鼓。

問有作衝場用。 風檢才 金錢花 劉袞風檢才以下均可作短曲衝場。

以上無贈板。

紅衲襖無板 青衲襖同上 金錢花 風檢才

以上不拘宮調。

黃鐘過曲

絳都春序 畫眉序 啄木兒 獅子序 降黃龍 侍香金童

以上有贈板。

畫眉海棠 畫眉姐姐 啄木鷗 啄木畫眉 黃龍醉太平 黃龍捧燈月 燈月交輝 太

平歌 玉漏遲序 玉絳畫眉序 出隊子亦可作衝場用。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鬧樊樓

下小樓

耍鮑老

鮑老催

滴滴金

滴溜子

出隊滴溜子

神仗兒

滴溜神

仗

雙聲子

雙聲滴

三段子

三段催

歸朝歡

水仙子

刮地風

三春柳

賞宮花

傳

言玉女

月裏嫦娥

黃龍袞

以上無贈板。

越調過曲

小桃紅

山桃紅

祝英台

綿搭絮

以上有贈板。

下山虎

綉停針

章臺柳

憶多嬌

(間有贈板，亦可作衝場用。)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蠻牌令

山虎嵌蠻牌

五般宜

五韻美

門哈嘛

羅帳裏坐

江頭送別

醉娘子

雁

過南樓

山麻楷

鏢欵兒

道和

包子令

亭前柳

亭前送別

博頭錢

望歌兒

門寶蟾

蠻牌嵌寶蟾

門黑麻

黑麻令

憶花兒

憶鶯兒

江神子

園林午歌

入破至出破

以上無贈板。

梨花兒 水底魚兒 引軍旗 承相賢 趙皮鞋 秃嘶兒 喬八分

以上不拘宮調丑淨均以此作引子用。

商調過曲

山坡羊 字字錦 金梧桐 梧桐樹 金絡索 金井水紅花 二郎神 集賢賓 鶯啼序

轉林鶯

以上有贈板。

高陽臺 水紅花 水紅花犯 山坡轉五更 梧葉兒 梧蓼弄金風 梧桐花 金梧繫山

羊 梧桐樹 梧桐半折芙蓉花 喜梧桐 繫梧桐 二賢賓 二鶯兒 二犯二郎神 集賢聽

畫眉 集賢聽黃鶯 黃鶯兒 集鶯花 鶯啼春色中 黃鶯學畫眉 四犯黃鶯兒 黃鶯穿阜

羅 黃鶯帶一封 鶯集御林春 鶯鶯兒 滿園春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鶯花阜 簇御林 攤過簇御林 簇袍鶯 琥珀貓兒墜 貓兒出隊 貓兒墜玉枝 貓兒

墜桐花 五團花

以上無贈板。

吳小四

以上不拘宮調。淨丑以此作引子用。

雙調過曲

畫錦堂 錦堂月 紅林擒 孝順歌 鎖南枝

以上有贈板。

孝南歌 孝順兒 二犯孝順歌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醉公子 僥僥令 醉僥僥

以上無贈板。



仙呂入雙調過曲

柳搖金 金字令 攤過金字令 夜雨打梧桐 朝元令 風雲會四朝元 夜行船序 曉

行序 惜奴嬌 步步嬌 忒忒令 沈醉東風 園林好 武陵花 桂花遍南枝 鎖金帳 疊

字錦 江頭金桂 尹令

以上有贈板。

柳搖金犯 四塊金 淘金令 金風曲 二犯江兒水 金水令 江兒水 古江兒水 黑

嬾序 嘉慶子 風入松 玉交枝 玉山供 玉抱肚 玉山頰 沈醉海棠 園林沈醉 園林

帶饒饒。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五馬江兒水 月上海棠 三月海棠 嬌鶯兒 錦法經 灞陵橋 雌雄畫眉 山東劉衰

錦衣香 漿水令 品令 豆葉黃 六么令 好姐姐 桃紅菊 五供養 川撥棹 元卜算

松下樂 急三鎗 一機錦 錦上花 海棠醉東風 姐姐插海棠 玉枝帶六么 撥棹入江

水 川豆葉 六么梧葉 六么姐兒 二犯六么令 姐姐帶僥僥 金蛾神曲 江兒撥棹 五

供養犯 五枝供 二犯五供養 玉肚交 玉雁子 十二嬌 兩蝴蝶 賽紅娘

以上無贈板。

罕地錦襠 哭岐婆 雙勸酒 字字雙 普賢歌 雁兒舞 打毬場 倒拖船

以上不拘宮調。丑淨作引子用，無贈板。

附錄過曲

六犯清音南呂 一秤金仙呂上段 七犯玲瓏呂南 三仙橋呂南 巫山十二峯南呂上段

以上有贈板。

小楷大仙呂南 二犯朝天子呂南 七賢過關南呂商調各有。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鵝鴨滿渡船道宮 赤馬兒道宮 拗芝蔴道宮 九迴腸仙呂

以上無贈板。

燒夜香
犯胡兵
風帖兒
貨郎兒
柳穿魚
小引
恁麻郎
十棒鼓
中都俏

以上不拘宮調。皆作衝場短曲用。

曲之性質，分爲三類：用於長套，纏綿文靜者曰細曲。用於穿插過場，鄙俚噍殺者曰粗曲。二者各別部居，不相聯屬。粗曲大半用之衝場，衝場者，上場時即唱此曲。不用賓白或詩句引起，而此曲又非引子。蓋不和絃管，乾唱而已。若集曲則細曲爲多，知粗細，則按諸傳奇所用曲調，可以知其聲矣。

傳奇中之尤要者爲排場，以劇情別之，曰悲歡離合。悲歡爲劇中兩大部別。飲宴，祝壽，結婚，團圓，皆所歡樂之事也。其所用之套數，往往如左列諸式：

引 梁州新郎 四 節節高 二 尾

引 錦堂月 或 畫錦堂 二 或 醉公子 二 僥僥令 二 尾

引 念奴嬌序 四 古輪臺 二 尾

引 念奴嬌序 四 賽觀音 二 人月圓 二

引 好事近 二 千秋歲 二 越恁好 二 或 紅綉鞋 二 或 尾

引 山花子四 舞霓裳一 紅綉鞋一 尾 (或加好事近二支於山花子前亦可)

引 山花子四 大和佛一 舞霓裳一 紅綉鞋一 尾

引 畫眉序四 滴溜子一 鮑老催一 滴滴金一 鮑老催一 雙聲子一 尾

引 畫眉序一 絳都春序一 鬧樊樓一 鮑老催一 滴溜子一 滴滴金一 雙聲子一 尾

(凡畫眉序而不帶雙聲子者，均可作歡樂用)

南曲中表歡樂之情者，曲調略備於此。內惟千秋歲越恁好，紅綉鞋，一捧雪之代戮曾用之，是亦可用於悲劇矣；然究屬罕見者。

引 忒忒令一 嘉慶子一 沈醉東風一 尹令一 品令一 豆葉黃一 玉交枝一 五供養

一 江兒水一 三月海棠一 川撥棹二 尾

引 玉交枝一 玉抱肚一 五供養一 好姐姐一 江兒水一 川撥棹一 尾

引 漁燈兒一或二 錦魚燈一 錦上花一 錦中拍一 錦後拍一 罵玉郎一或二 尾 (漁燈兒之

上，加以梁州新郎，亦同)

引 六犯清音一 七犯玲瓏一 醉歸花月渡一 巫山十二峯一 尾

此套惟空谷香用之，以作收場，頗爲新穎。

關於悲哀之事，往往用左列諸套式：

引 小桃紅一 下山虎一 五韻美一 五般宜一 山麻楷一 蠻牌令一 黑麻令一 江神

子尾 〔黑麻令一曲，南曲譜無之。長生殿兩夢後多沿用〕

引 小桃紅一 下山虎一 五韻美一 五般宜一 憶多嬌一或 尾

引 小桃紅二 下山虎二 山麻楷二 尾

此套每曲二支，僅見之秣陵春，餘少見。

山坡羊二 黃鶯兒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山坡羊二 金絡索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山坡羊二 水紅花一 水紅花衆唱尤妙。（以上爲山坡羊與本宮調之曲聯接者。）

山坡羊二 降黃龍四 黃龍袞二

山坡羊 一 二犯傍粧臺 二 撲燈蛾 二 尾

山坡羊 二 憶多嬌 二 門黑麻 二

山坡羊 二 五更轉 二 劉撥帽 二 (以上爲山坡羊與別宮調之曲聯接者。)

山坡羊屬悲哀之曲，然或先悲而後喜者，則常接仙呂或仙呂入雙調之曲同。

山坡羊與同屬商調之二郎神、集賢賓，不能連接。緣二郎神、集賢賓，乃至低之調。(六字調)不宜以高調加其上也。臨川夢奇曲一折，山坡羊不接二郎神，不足爲法。

引 金絡索 四

引 金絡索 二 劉撥帽 三 劉撥帽下或接

憶多嬌 二 門黑麻 二 亦有用者。

引 金絡索 二 金歐線解醒 二 「或改用」 梧桐葉 二 亦可用 金絡索之曲，含有悲哀之意，然普通亦有

用之者。

引 三仙橋 三

三仙橋 三 憶多嬌 二 門黑麻 二

三仙橋專用之悲哀，不能移諸普通者。

引 風雲會四朝元 四

引 風雲會四朝元 二 單調風雲會 二

此套甚新穎，僅見之鬱輪袍，餘少見。

引 七犯玲瓏 四 (用尾聲亦可)

引 江頭金桂 四 上同

此二套與風雲會四朝元略同，明珠（憶恨）紫釵（歎釵）用之。

在悲歡二大類外，番禺許氏（之衡）更別為遊覽行動，訴情三類。傳奇中蓋無有不涉於此三類者，其套式略舉於此：

遊覽類

引 甘州歌 四 尾 (用排場四支亦同)

引 梁州新郎 四 節節高二 尾 (宜衆唱)

引 念奴嬌序四 古輪台二 尾(宜衆唱)

引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尾

此套甚新穎，僅見之蕉帕記，餘罕見。

引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此套不專屬遊覽，凡每支上下場者均有用者。

引 泣顏回二 千秋歲「一或二」 越恁好「一或二」 紅綉鞋一 尾

引 鎖南枝四 或用孝南歌四亦同

引 夜行船序二 黑蠟序二 錦衣香一 漿水令一 尾

此三套屬普通，亦有用作遊覽者。

行動類

引 甘州歌四 尾(亦有用排歌四支者)

引 朝元令四

引 二犯江兒水^二 (宜衆唱)

此套兼屬普通。

引 粉孩兒 一 紅芍藥 一 福馬郎 一 耍孩兒 一 會河陽 一 縷縷金 一 越恁好 一 紅綉鞋

一 (不用福馬郎或不用紅綉鞋可)。

引 此套用在動作紛繁之劇。

引 香柳娘^{四或六}

此套行動而匆遽者亦宜。

引 鎖南枝^四 或用孝南歌亦同。

此套兼普通。

引 風入松 二 急三鎗 二 風入松 一 急三鎗 一 風入松 一

此套兼普通，表示動作急劇，亦有用之者。

訴情類

引

二郎神二

集賢賓二

黃鶯兒二

簇御林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引

二郎神二

集賢賓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凡二郎神套曲，最宜且唱訴情而帶悲情者尤妙。

引

鶯集御林春四

四犯黃鶯兒二

尾

引

祝英台四

引

綿搭絮四

此三套均且唱。

引

綉帶兒二

太師引二

三換頭一

東甌令一

秋夜月一

金蓮子一

尾

引

香徧滿一

朝天懶一

二犯梧桐樹一

浣溪紗一

劉撥帽一

秋夜月一

東甌令一

金蓮子一

尾

引

綉帶引一

醉宜春一

梁溪劉大香一

浣紗劉月蓮一

瑣窗綉一

潑帽落東甌一

大

節高一

東甌蓮一

尾

南呂套曲，格式甚多，以南呂曲均宜於訴情也。

引 刷子序犯一 普天樂一 朱奴兒犯一 雁過聲二 玉芙蓉一 小桃紅一 尾

引 刷子帶芙蓉一 漁燈映芙蓉一 普天賞芙蓉一 朱奴折芙蓉一 尾

引 貳貳令 沈醉東風一 園林好一 嘉慶子一 尹令一 品令一 豆葉黃一 玉交枝一

江兒水一 川撥棹^二或 尾

引 白練序一 醉太平一 白練序一 醉太平一 白練序一 醉太平一 (首支白練序之上，

或加二支綉帶兒亦可)。

引 獅子序一 太平歌一 賞宮花一 降黃龍一 大勝樂 尾

引 月雲高二 月上五更一 月照山一 二犯月兒高一 長拍一 短拍一

引 醉羅歌一 醉歸花月渡一 醉花雲一 醉羅袍一 羅袍歌一 一封羅一

傳奇通常每部在二十齣以上，清之作者，有以八齣，十齣，或十二齣爲一部者。既不合於雜劇，復不諧於傳奇，此未知傳奇之結構者也。

明初人所作傳奇如雙珠、尋親、焚香、八義、霞箋、香囊、金印、牧羊諸記，一齣中屢屢換宮換韻，其病與琵琶同。陸采明珠記，梅鼎祚玉合記，詞勝於律。每齣有曲十餘支，有合兩套而成者，皆有過多之弊。以汲古閣六十種曲論之，最精於律者爲浣沙、紅拂、紅梨、西樓、水滸、義俠、灌園、種玉、鸞鏡、東郭、青衫、贈書、金蓮、四喜、獅吼、蕉帕、錦箋諸記，其最不合律者爲白兔、殺狗、南西廂、還魂、紫釵、鳴鳳、紫簫諸記。湯顯祖以天縱之才，而其曲不諧於律者，比比皆是。沈（寧庵）、呂（碩園）、臧（晉叔）、馮（夢龍）率焉改訂，致爲文藻之累，不得兩美。明末吳炳始能合之。而范文若足與抗衡，惜所傳未廣耳。清之曲家，長生殿爲第一，吳（梅村）、尤（西堂）二家，亦極當行。東塘桃花扇，雖詞華秀贍，而句讀錯誤，無齣蔑有。笠翁十種，夙有惡札之誚。然排場曲律，無不穩協。以律言之，笠翁固有足多。乾隆以後，合律之曲日少，文律並美，惟一藏園。洎乎嘉道，此道遂幾成廣陵散矣。楊蓬海（恩壽）、許玉泉（善良）、陳潛翁（煇）強作解事，未足語於曲律也。清末丁闈公（傳靖）滄桑豔，更自鄙下，並粗細曲之不明，尙有何排場之可言邪？

第三章 雜劇之餘緒

明初作者，尙崇雜劇，寧周二王，躬自操觚，賈湯諸子，曳裾燕邸。洎乎弘正之間，康王名重，然北劇從茲日益替矣。沈德符顧曲雜言曰：「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蓄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鬢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閱，亦無人知矣。又曰：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尙存此調；然此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閻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曲關捩竅妙處，備

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嫗，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傅壽者，字靈修，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夫當時歌者既如是之難得，則北劇作手之寥落可知已。故王驥德曲律云：「宋之詞，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北詞也，而其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何故哉？國家經一番變遷，則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遑習此太平娛樂事哉，然則南劇之作，亦時勢爲之也。在崑腔作後，一時南劇亦有足述：方諸王生，離（魂）、救（友）、雙（鬢）、招（魂）。呂天成謂自爾作祖，一變劇體者也。而伯良自言：余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並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孝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鬢，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可見雖有北劇，亦爲南人而設。北劇之盛，終於不可復矣。先是伯華、辰玉，並有製構，及伯良以後，復祚澹翁，最爲傑出。而孝若、茅氏者，明劇之殿軍也。此數家者，亦一代之冠冕，不有記敘，何由知其繼往開來之業。

周憲王者，周定王之長子。有燉，其名也。洪熙元年襲封，所作雜劇，凡三十餘，名誠齋樂府。列朝詩

集謂其音節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汁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百川書志著錄其劇目。今所見者，有二十七種。關於道釋者：曰，李妙清花裏悟真如。曰，惠禪師三度小桃紅。曰，紫陽仙三度常椿壽。曰，小天香半夜朝元。曰，瑤池會八仙慶壽。曰，羣仙慶壽蟠桃會。曰，福祿壽仙官慶會。曰，神厚山秋獮得騶虞。曰，張天師明斷辰勾月。關於風月者：曰，劉盼春守志香囊怨。曰，李亞仙花酒曲江池。曰，美姻緣風月桃源景。曰，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曰，甄月娥風慶朔堂。曰，蘭紅葉從良煙花夢。關於牡丹者：曰，洛陽風月牡丹仙。曰，天香圃牡丹品。曰，十美人慶賞牡丹園。關於節義者：曰，清河縣繼母大賢。曰，趙貞姬身後團圓夢。關於水滸者：曰，黑旋風仗義疎財。曰，豹子和尙自還俗。又四種：曰，關雲長義勇辭金。曰，搦判官喬斷鬼。曰，孟浩然踏雪尋梅。曰，漢相如獻賦題橋。曰，善知識苦海回頭。曲品：曰，「周憲王色天散聖，樂國飛仙；嗣出天潢，才分月露。」其義勇辭金之後庭花帶過柳葉兒云：「想着我報深恩略盡忠，怎當得贈金銀重爵封。我子待與丞相全忠義，向朝堂立大功。播清風只願的干戈休動，罷征伐，息戰攻，好教我感舊恨，淚珠如迸。憶劉張何日相逢？這的是千里關山有夢通。自別後更無蹤，空教我望孤雲目斷歸鴻。」

寧獻王朱權，號臞仙，又號涵虛子，又號丹邱先生，明太祖之第十六子也。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王宏獎風流，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尤深於史。著書極多，經子九流。星曆醫卜，諸術皆具。所著曲籍，以太和正音譜爲最有名。作雜劇有十二種，今佚。」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武功人。弘治朝狀元。列朝詩集云：正德初，劉瑾用事，恨李夢陽代韓尙書草疏，因事陷之於獄，必欲殺之。李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救我。」秦人皆言海往謁瑾，李必得生。海遂往謁瑾，瑾大喜。海乘間進言，李遂得赦。瑾欲超拜海爲吏部侍郎，海力辭之。瑾敗，坐削職爲民。時李夢陽已致相位，坐視海不救，海因作中山狼雜劇，刺李之負義也。其第四折太平令云：悟不得那私恩小惠，卻教人便叫唱揚疾。若沒有個天算計，險些兒被么麼得意。俺只索含悲忍氣，從今後見機莫癡，呀，把這負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

王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鄠縣人。弘治朝檢討，旋改官吏部，長文選司。劉瑾敗，坐與瑾同鄉，降壽州同知，勒致仕。王世貞藝苑卮言云：「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資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諸曲，盡其技而復出之。」與康對山齊名，時稱康王，盛年被謫，頗怨當道。時李秉陽柄政，九思乃作杜甫沽酒遊春

劇，以李林甫暗刺西涯，與康海中山狼同爲譏諷之作。

李開先，字伯華，又號中麓，章邱人。官太常寺卿。藝苑卮言云：「伯華以百闕榜粧臺爲康海所可賞。今其詞尙存，不足道也。」所作南曲寶劍登壇，斷髮三記，不如其雜劇園林午夢流傳之廣。園林午夢，附刻六幻西廂後。

王驥德，字伯良，號方諸生，又號秦樓外史，餘姚人。所作曲律，藝林重之。驥德固天池寧庵之後輩，而相與提倡曲學者也。與同里呂天成勤之爲莫逆交，天成又號鬱藍生，所作曲品，伯良與參訂之，並爲作序。作雜劇名男王后。其綿搭絮云：「主婚的是玉鏡，插定的是金鑽，保親的是紫燕，掌禮的是黃鸝，單請箇海神廟爺爺做主媒，撮土爲香拜禱齊，則願得保佑俺蛾眉，悄悄的作夫妻無禍危。」

徐復祚，字陽初，常熟工部尙書棧之孫。所著有紅梨記，宵光劍，投梭記等傳奇，及一文錢雜劇。王應奎柳南隨筆云：「予所居徐市，徐大司空聚族處也。明季，其族有二人，並擁高貲，一豪奢，一吝嗇。吝者爲諸生啓新，其族人陽初，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至員外者，指啓新也。其八聲甘州云：「好笑你心兒窄小，就三千銅臭，直得分毫。這皮囊膿袋，就黃金萬萬，那曾鑄得堅牢。怕閻羅限滿，沒躲閃，

永俄鄴都豈恕饒。那時就金高北斗，何處堪逃！作意固甚明顯也。

王衡，字辰玉，太倉人，大學士錫爵之子。官翰林院編修。衡登第日，有言官奏參，幾蹈不測。然衡實能文，非舞弊獲薦也。後卒未獲大用，因抑鬱不得志。所作鬱輪袍雜劇，實以自喻。餘如真傀儡，長安街，沒奈何諸劇，皆憤世之作也。鬱輪袍之收尾云：「則前日真王維，折不倒假王維，則今日老王維，又孕得倆小韓維。隔肚皮差不過一丟兒相去。世上人若要尋那王摩詰呵，則不如燒詩句碎琵琶慢慢去覓。」言之誠激矣。

孟稱舜，字子若，又字子適，山陰人。官教諭，所作雜劇有桃花人面，死裏逃生，英雄成敗。桃花劇之駐馬聽云：「落日晴川，一簾芳草平蕪剪。亂雲飛岸，半溪煙雨帶痕牽。縵車不到杜陵邊，霎時春老桃花怨。心自迷，步更遠，行來何處是故家庭院。」沈泰云：「此盛唐詩也，不止向樂部中爭。」

徐士俊，原名鬮，字三有，處野君，仁和人。杭郡詩輯云：「野君工雜劇，所撰多至六十餘種，佳者欲與王關馬鄭抗手。今僅存絡冰絲，春波影二種。春波影敘馮小青事，其混江龍云：「情香色豔，悲悲喜喜總堪憐也。有那一生迷錦繡，也有那半世萎花鈿。得意價桃李春風紅燭夜，失意價梧桐秋雨碧雲。」

天抵多少新粧堪愛，舊恨難捐，金釵十二，粉黛三千。傾城傾國，爲雨爲煙。魂消蘭麝，腸斷詩篇。春遊夜夜，衰草年年。消愁有句，買賦無錢。香分何處？夢到誰邊？最堪憐，芙蓉帳底一宵眠，也難禁牡丹亭畔三生怨。這的是傷心綠鬢，薄命紅顏。」警世之詞，出以蘊藉。

王澹，字澹翁，自號澹居士。著櫻桃園一劇。以鬼魂報恩，亦饒雋語。

車任遠，字柅齋，號遽然子，上虞人。著入夢記。以高唐、南柯、邯鄲、蕉鹿四夢，合爲一本。今惟蕉鹿夢傳，餘均散佚。

陸世廉，字起頑，號生公，又號晚庵，長洲人。宏光時，官光祿卿。著西臺記雜劇，絃謝翹事，惜未能傳。

茅維，字孝若，歸安人。坤子，自號僧曇。著蘇園翁、秦庭筑、金門戟、雙合歡、鬧門神等五劇。蕉循劇說云：「鬧門神，謂除夕夜新門神到任，舊門神不讓相爭也。」一曲中紫花兒序云：「誰將俺畫張紙裝的五彩冷面皮，意氣雄赳豎劍眉，闔口鬢鬢，手擎着加冠進爵，刀斧彭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兒古怪，滿腹精神，個儻胸懷。」金蕉葉云：「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呆，只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色，甚滋味全無退悔。」小桃紅云：「少不得將茗帚兒刷去塵埃，把舊門神摔碎扯」

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莫面情挈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顯赫，到今日回避也應該。」

入清後，雜劇作者，惟梅村、夫之，最爲能手。西堂、殷玉、雄視、康雍。而乾隆中僅有藏園，獨步一時。荆石山民，以紅樓著。咸同而降，則惟午閣、白頭，差能繼武耳。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別署灌隱主人，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福王時拜少參事，與阮馬不合，辭官歸里。入清，任國子監祭酒。康熙十年卒。所作秣陵、春傳奇，及臨春閣、通天台二雜劇，隱寓悲喟，臨春閣本隋書、譙國夫人傳。寫陳氏之亡，非關女寵。其第四齣之尾云：「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舊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你決雌雄的放出箇男兒勇。」通天台，本陳書、沈炯傳。第一齣賺煞云：「則想那山遠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雅，誰向江頭問荻花？難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我的淚呵，洒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此非炯之哭聲，直梅村之哭聲也。所謂借人酒杯，自澆塊壘者，其斯之謂乎？

王夫之，字而農，號船山，衡陽人。遺民中堅苦卓絕之士也。有雜劇曰龍舟會。其敘謝小娥殺賊報

冤後，祭禱之詞。罵玉郎云：「雖則是根苗剗盡沒牽挂，劣腦袋與分花，不辜負孤魂千里傷心話。只我那爹爹，段郎呵，骨已冷寒潭下。怎能勾蝶飛春冢，挂一陌紙錢花。」言外之意，抑可哀也。

鄒式金字仲情。所輯雜劇新編補沈氏之遺闕，爲曲苑所稱。自作風流塚，敍教坊上柳耆卿冢事。第四折江兒水云：「難覓洪都客，誰傳續命膏；掩春光雨葬梨花貌。殺風情絃斷求凰操。憶多才淚灑烏絲稿，三尺孤墳，可道百年難保。」

尤侗之讀離騷四折，譜屈原事。櫟括天問，卜居，九歌，漁父諸篇。以宋玉之招魂作結，殊具別裁。進呈御覽後，嘗演於內府。桃花源雜劇，譜陶潛事，以歸去來辭起，以作詩自祭，入桃源洞去作結。弔琵琶，譜王昭君，與東籬漢宮秋取材同，而尤作以文姬之祭青塚爲結。其鴛鴦煞云：「俺則聽蕭蕭石馬悲風戰，又則見啾啾山鬼陰雲旋。一似落月深山，夜哭啼鵲。自古道兔死狐悲，芝焚蕙嘆，暢好是同病相憐。我今番復把椒漿薦，怕不到一滴重泉，則下回來那得有心人再向文姬唁。」又黑白衛，譜聶隱娘事。西堂曲腋自序云：「王阮亭最喜黑白衛，攜至如皋付冒辟疆家伶演之。」其新水令云：「好一似吹簫人白晝棲飛，美夫妻葉當花對。夫呵，你鏡險啣紫鵲。俺呵，也劍匣吐青霓。那裏有移鳳同騎，剛跨

這黑白衛。」彭孫遜至尊之入元人高座。而余仍多其清平調，另詳短劇章中。

車江英，江右人。有四名家傳奇摘齣。譜韓文公曰，藍關雪，計湘歸，報參，賞雪，衡山四折，譜柳柳州，曰，柳州烟，計春閨，倡和，風謠，驛登，四折。譜歐陽公曰，醉翁亭，計秋聲，縉別，弔石，荅館，返魂五折。譜蘇東坡曰，遊赤壁，計考婿，歸院，送別，赤壁，後晤五折。隸事詳情，惜詞少空靈之趣。

裘璉，字殷玉，號蔗村，別署廢莪子，慈溪人。年七十，康熙甲午始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有四韻事：一曰，昆明池。二曰，集翠裘。三曰，鑑湖隱。四曰，旗亭館。皆文人韻事也。鑑湖隱，敍賀知章事。其得勝令云：「少時節，泉石久成交，中年後，名利紛相擾。那裏曾忠進千秋鑑，那裏有才高獨酌謠。堪笑，幾度花開落，全拋十分春去了。」

蔣士銓，字心餘，號清容，又號茗生，又號藏園，鉛山人。官翰林院編修，與袁枚、趙翼詩名相並，稱三大詩家，著有忠雅堂集。所作傳奇、雜劇等，名藏園九種曲。其中香祖樓、空谷香、臨川夢等尤爲人所稱。士銓嘗以空谷香就正於袁枚，枚謝不長於曲，不敢妄議。蔣曰：「只當小病一場，姑賜觀覽。」袁閱畢，翌日，蔣問何處可取袁賞？「儘由他恁地聰明，也猜不透天情性。」二語。蔣大笑曰：「先生真詩人，非曲

人也。余以爲心餘諸作，當以四弦秋雜劇爲第一。其秋夢一折，霜天曉角云：「空船自守，別恨年年有。最苦寒江似酒，將人醉過深秋。」小桃紅云：「曾記得一江春水向東流，忽忽的傷春後也。我去來江邊，怎比他閨中少婦不知愁。纔眼底又在心頭，推不過夜潮生，暮帆收。雁聲來趁着虫聲逗也。靠牙檣數匾更籌，難道是我教他，教他去覓封侯。」下山虎云：「半肩舞袖，一串歌喉，紅粉人非舊。銀箏自搗，但弄着鶻絃，釀伊好手。便風月煙花一例休。二等人隨處有，一等人難與求。百事皆將就，甚人害羞？數不盡重抱琵琶過別舟。」五韻美云：「戲芳叢拋紅豆，黃金論笏珠論斗，把愛錢人買得笑歪口。尋花問柳，要聽你琵琶新奏。時鑽送，賣處收。君不見到酒散歌闌，大家撒手。」五般宜云：「當日箇試花驄伴君冶遊，今日箇擎玉盞勸君款留，還只怕彈出半林秋。你看這一點半點，暈痕原有。天長地久，鸞交鳳友，但只願洗不淡的濃情，沁奴心都似酒。」山麻楷云：「看戰馬風雲馳驟，他爲什帶劍飛行，不肯停留。休休，他生來不像能長壽，分做了塵沙鬼魅，干戈魂魄，粉黛骷髏。」黑麻令云：「拋撇下青樓翠樓，便飄零江州外州，訴不盡新愁舊愁，做了個半老佳人，厮守定蘆洲荻洲。渾不是花柔柳柔，結果在漁舟釣舟。剩當時一面琵琶，斷送了紅粧白頭。」江神子云：「我道是低迷燕子樓，卻依然身落扁

舟爲此枕邊現出根由，聽孤城畫角咽江流，問誰向夢兒中最久？尾聲云：「少年情事堪尋究，泪珠兒把闌干紅透。咳，不知他那幾擔的新茶，可曾賣去否？」

孔廣林，字幼髻，曲阜人。有溫經樓游戲翰墨，中含三雜劇：曰璿璣錦。乾隆三十五年作，敘蘇蕙迴文。曰女專諸。改天雨花而成，作於嘉慶五年。曰松年長生引。爲陳竹安作北曲二套。女專諸四折。曰劫嬌。曰誅篡。曰試砂。曰節宴。試砂之黃鶯兒云：「天報在當頭，把生身腦後丟。妄思，臣與鸞皇友，臣呵，滔天抖擻，湯鏊願投，笑伊無奈空搓手。幾躊躇，道凶身緩緝，把臣冷院拘留。」

黃兆魁，別署荊石山民，太倉人。所作曰紅樓夢散套，以紅樓夢爲曲材者，計有三家：元和、陳厚甫、鍾麟，有紅樓夢傳奇。蘇州、仲雲澗，號江豆，山樵者，亦有紅樓夢傳奇。而梁廷枏、藤花館，曲話謂兆魁此書中，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曲情亦淒婉動人，最爲平允之論。其聽秋折中水紅花云：「進商聲，做就可憐宵，瘦腰圍十分寬了。看他冷芙蓉翠蓋，早全凋，病黃華，金鈴低裊，傷感煞白蘋紅蓼。望江南雲影正迢遙，何處是廣陵濤？咳，鄉園路遙。小桃紅云：「你聽這亂飛銀竹，驟捲金飆，一味把秋心攪也。天與我撒下了愁苗，颼颼的摧殘葉隕林篁，點點的要滴碎芭蕉。累的個雁兒號，蚕兒吟，蠓兒啣，螢兒飄也。」

好教我似金仙銅盤鉛水倒，只落得窗外窗中一樣如潮。」

徐鄂，字午閣，嘉定人。有誦荻齋曲。傳奇一種，曰梨花雪，雜劇一種，白頭新。本黃鈞宰金壺浪墨「白首完婚」事。劇共六折，第一折守義，絳都春云：「春明夢後，賸十斛緇塵，歸逐東流。葉落庭空，滿階涼月添潺湲。鶴氈氈，兀自把梅花守，盼不到南枝春透。簫聲隔斷，玉人何處？參辰卯酉。」楊彥深謂：「其文成翻水，思若湧泉，熱極而流，方能有斯境界。」然評者有謂其不脫時文氣者。實則刻意學藏園，體氣未能逮耳。

武進湯貽汾，雨生者。節義之士也，雖不以曲名，其雜劇逍遙巾獨當行本色。劇四折，曰尋春卜夢，納訪巾盟。蓋亦以劇爲自傳，如徐爨也。第一折尾云：「只這個白雲紅日青山我，更誰向荒郊款段過，且辦着月店雞聲覓句哦。」可見其豪情也。

夫雜劇至明已衰，於清益墮。惟南劇究屬自我作古，未可淺視。然進而言之，足當創製者，仍推短劇。不獨氣格之變，亦與海西獨幕之體相關合也，當別以一章述之。

第四章 沈璟與湯顯祖

呂天成曲品，尊高則誠爲「神品」。其言曰：「永嘉高則誠能作爲聖，莫知乃神。特創調名，功同倉頡之造字。細編曲拍，才如后夔之典音。志在筆先，片言宛然代舌。情從境轉，一般真堪斷腸。化工之肖物無心，大冶之鑄金有式。關風教特其粗耳，諷友人夫豈信然。勿亞於北劇之西廂，且壓乎南聲之拜月。」其論琵琶云：「蔡邕之託名無論矣，其詞之高絕處，在市景寫情，其有運斤成風之妙，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詞隱先生嘗謂予曰：『東嘉妙處，全在調中平上去聲，用變得化，唱來和法。至於調之不倫，韻之太雜，則彼已自言，不必尋數矣。』萬物共褒，允宜首列。」列入「妙品」者有二：曰邵璨，曰王濟。其言曰：「常州邵給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牙曲技。調防近俚，局忌入酸。選聲儘工，宜騷人之傾耳。探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存之可師，學焉則套。烏鎮王雨舟，入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我欽高手，世想令名。評香囊云：

詞工白整，儘填學問。評連環云：「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列入「能品」者又二人，曰沈采，曰姚茂良。謂沈鍊川名重五陵，才傾萬斛。紀遊適則逸趣寄於山水，表助猷則熱心暢於干戈。元老解頤而進卮，詞豪擺指而擱筆。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觀雙忠。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憤。求人於古，足重於今。其評四節記云：「清倩之筆，但賦景多屬牽強。置普於唐後，亦嫌顛倒。此作以壽鎮江楊相公，初出時甚奇，但寫得不濃，只略點大概耳。故久之覺意味不長。一記分四截，自此始。評千金記云：韓信事佳，寫得豪暢，內插用此劇，但事業有餘，闡闢處太寥落。且且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評還帶云：裴晉公事佳。鋪敘詳備，但周女何苦作嫠婦，纏繞人家，當作閨女。周叟出獄送女謝裴，而裴不納。女竟不嫁。後陪夫人入京，年且長矣。夫人苦勸裴留之，而生幼子。譏爲宣宗朝學士。入此一段姻緣，則各有結局。以上三本，鍊川作也。評雙忠云：譜張許事，境慘情悲，詞亦充暢。此靜山作也。列入「具品」者三人曰李開先，曰沈壽卿，曰邱濬。其言曰：李開先銓部貴人，蔡邱隱吏。熟諳北曲，悲傳塞下之吹。聞著南詞，生扭吳中之拍。才原敏贍，寫冤憤而如生。志亦飛揚，賦逋囚而自暢。此詞壇之飛將，邱部之美才也。沈壽卿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於湊插，事每近於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棄。邱

瓊山大老雖尊，鴻儒近腐。閒情賦罷，元亮原是趣人。雙文句刪，微之且爲薄倖。乍辭講幄，亟譜家詞。造捏不新，知老輩之多鈍。莊諧並寫，庶末俗之可風。評伯華之斷髮記云：事重節烈，詞亦佳。非草草者，且多守韻，尤不易得。評壽卿之龍泉記云：情節闊大，而局不緊，是道學先生口氣。評瓊山之五倫記云：大老鉅筆稍近腐，內送行步臨雲霄曲，歌者習文，或謂此記以蓋鍾情麗集之愆耳。此神妙，能具四品之說也。他如元美、天池、虛舟、少白、禹含、赤水，六家之傳奇，亦一時之選也。」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官至刑部尙書，明史有傳。爲明代詩家七子之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史料等書。其父忬以灤河失事，嚴嵩構之，論死繫獄。世貞解官，與弟日甸、匍嵩門求貸。又囚服跽道，遮諸貴人乞救，人皆畏嵩勢不敢言，忬竟死西市。世貞恨嵩甚，因作鳴鳳記傳奇，以寫嵩及趙文華奸狀，皆實錄也。記初成時，命優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其寫本齣中解三醒云：「嘆孤臣溝渠誓喪，祇爲那元惡猖狂。怪當朝誰肯攀庭檻，又誰個敢牽裳，我這是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染章。還思想，只須這淚痕血跡，感動君王。」

陸采，字子元，號天池，長洲人。列朝詩集云：子元少爲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玉仙客無雙傳奇，兄字餘助成之，曲旣成，集吳閩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登場教演，期盡善而後出，性豪蕩不羈，日與客劇飲歌呼，東登秦岱，賦遊仙三章，南踰嶺嶠，遊武夷諸山，年四十而卒。所著明珠記，卽玉仙客事。懷香記譜韓壽事。又有南西廂，椒觴，分鞋三種。其明珠，宮怨，七犯玲瓏云：「秋荷片片，輕渾如弱女情。西風把紅豔都吹淨，冷落一池萍。裊裊嬌羞態，怎禁風浪撐。正青春，膩腮香頸，只合深藏畫閣，早遂鳳和鳴。怎教人寂寞守長門，盼羊車不到蒼苔徑。上林春信，望斷雁翎，小窗明月，懶吹鳳笙。迢遞秦樓約，淋瀝湘竹凝。臨愁鏡，倚悶屏，畫眉無處覓張卿，煙靄隔重城。」

鄭若庸，字中伯，又號虛舟，崑山人。列朝詩集云：「若庸早歲以詩名吳下，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趙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遊士，爭担簪而之趙，以中伯與謝榛故也。中伯在鄴，王爲庇供帳，賜宮女及女樂。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今奇文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卒，乃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所作曲以玉玦記最著。大節記，五福記，皆不傳。又繡襦記，或云薛近兗作。據曲品仍定爲若庸所作。譜鄭元和事，亦其家乘也。」

梁辰魚，字伯龍，又號少白，崑山人。靜志居詩話云：「伯龍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一時。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爲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雲豔詞。」是已。傳奇別家曲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徐又陵蝸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浣紗初出，梁遊青浦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演至打圍折，有句云：「擺開擺開擺擺開。」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儲污水以灌梁，梁氣索，嘔吐委頓，不別竟去。」其遊春折，繞地遊云：「尊王定霸，不在桓文下。爲兵戈幾年鞍馬，回首功名，一場虛話。笑孤身空淹歲月。」金井水紅花云：「農務村村急，溪流處處斜，迤迤入煙霞，景堪誇，峯巒如畫。拚把春衣沾酒，沉醉在山家。唱一聲水紅花也囉。更衣變服，究古論今，較勝爭強，不知何年纔罷。笑你驅馳榮貴，還是他們是他。笑我奔波塵土，終是咱們是咱。追思今古，都付漁樵話。」浣紗又名吳越春秋。霜厓居士謂：「在明曲中除四夢外，當以此爲最。」云。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列朝詩集云：「禹金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著有鹿裘集，調旨書

記洞玄等書，好聚典籍。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初、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於金陵，出所得奇書逸典，互相讐寫。事雖未就，其志尙可以千古矣。所作玉合記，盛傳於時。記譜許堯佐章台柳事。其懷春折綿搭絮云：「冰紈舒彩，巧趁身裁。畫約香媒，拂袖花穠，誤蝶來。步琮塔，淺印蒼苔，則見那一鈎羅襪，半露弓鞋，便道做錦帶圍寬，我半點春心鎖不開，你半點春心有甚望鎖不開。」

屠隆，字長卿，又字緯真，號赤水，鄞縣人。著有柳真館集，由拳集，考槃餘事，鴻苞節錄。明史有傳。官潁上，青浦等縣知縣，遷禮部主事。西寧侯宋世恩兄事隆，宴游甚親。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僉人也。嘗爲隆所詆，心恨之。許隆與世恩淫縱，隆等上疏自辨，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年。隆歸賣文爲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所作曇花記，卽寓意宋侯事也。又修文、彩毫二記。曇花之遇主折中金衣公子云：「大宅與高樓，好修行住上頭。何須浪蕩向天涯，走百八在手，彌陀在口。晨昏功課惟經咒，勸雙修，在家居七，骨肉免離憂。」此蓋亦水懺悔之文也。

其時魁率，自以湯沈爲雄，不獨明之大家，亦百世之師也。天成奉之「上之上。」且曰：「沈光祿、金張世裔、王謝家風。生長三吳歌舞之鄉，沈酣勝國箎絃之籍。妙解音律，花月總堪主持。雅好詞章，僧

妓時招佐酒。束髮入朝而忠餒，壯年解組而孤高。卜業郊居，遜名詞隱。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秦蕪，訂全譜以開路。紅牙館內，膽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煙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遊刃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湯奉常絕代奇才，冠世博學。周旋狂社，坎坷宦途。當陽之謫初還，彭澤之腰乍折。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祕館，春風檀板敲聲。玉茗華堂，夜月湘簾飄馥。麗藻憑巧腸而瀆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遽然破噩夢於仙禪，嚼矣銷塵情於酒色。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不事刁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說法。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又曰：「此二公者，懶作一代之詩豪，竟成千秋之詞匠。蓋震澤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吾友方諸生曰：松陵具詞法，而讓詞致。臨川妙詞情，而越詞檢。善夫，可謂定品矣。乃光祿嘗曰：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奉常聞之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此可以觀兩賢之志趣矣。予謂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間應有此兩項人物。不有光祿，詞剛不新。不有奉常，詞髓孰抉。儻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

遠道人之方情。豈非合之雙美者乎？而吾猶未見其人，東南風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湯者，挽時之念方殷，悅耳之教寧緩也。

沈璟，字伯英，號寧菴，又號詞隱，吳江人。萬歷進士，官至光祿寺正卿。所著南曲譜，可爲曲家法則。著傳奇共二十一種，除義俠記刻在六十種曲中，餘皆罕見。義俠記打虎折新水令云：「老天何苦困英雄，二十年一場春夢。不能勾奮雲程九萬里，則落得沸塵海數千重。好似浪跡浮踪，任烏兔枉搬弄。」折桂令云：「又何須炙鳳烹龍，鸚鵡杯浮，琥珀光澤。却不道五斗消醒，三杯合道，自有神功。何用你虛擔怕恐，好教人羞澀囊空。按不住惡氣沖沖，行色匆匆，趕着這落日熹微，醉眼的這朦朧。」活畫出壯士氣象也。

湯顯祖，字若士，又號海若，號義仍，臨川人。萬歷進士，除南京太常寺博士。稍遷祠部郎，因星變陳言，抗疏論時政得罪。政府譴廣東徐聞縣典史，後遷遂溪縣知縣，謝病歸。明史有傳。所居號玉茗堂，人稱玉茗先生。晚年師盱江，而友紫柏，皆名僧也。靜志居詩話云：「有婁江女子俞二姑，酷嗜其典，斷腸而死。義仍作詩哀之曰：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闕，偏只在婁江。」第三子開遠官至巡撫，

義仍卒後，開遠取其所續紫簫殘本，及詞曲未行者，悉焚棄之。故所傳者牡丹亭、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紫簫記五種而已。牡丹亭一名還魂記，其驚夢折、繞地遊云：「夢回鶯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盡沉煙，拋殘繡線，恁今春關情似去年。」醉扶歸云：「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沉魚落雁鳥驚誼，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皂羅袍云：「原來姝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好姐姐云：「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茶蘼外煙絲醉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閑凝眄，生生燕語明如剪，嚶嚶鶯歌溜的圓。」霜厓居士、四夢傳奇總跋云：「明之中葉，士大夫好談性理，而多矯飾。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棄，故假曼情談諧，東坡笑罵，爲色莊中熟者下一針砭。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言情，又曰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間何處說相思，我輩鍾情似此。蓋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通真幻，而永無消滅。否則形骸且虛，何論勳業。仙佛皆妄，況在富貴。世之持買櫝之見者，徒賞其節目之奇，詞藻之麗。而鼠目寸光者，至訶爲綺語，詛以泥犂，尤爲可笑。夫尋常傳奇，必尊生角。至還魂柳

生，則秋風一棍，黑夜發邱，而儼然狀頭也。邯鄲盧生，則奩具夤緣，微功縱敵，而儼然功臣也。若十郎慕勢負心，襟裾牛馬，廢棄貪酒縱欲，匹偶蟲蟻，一何深惡痛絕之至於此乎？故就表面言之，則四夢中主人爲杜女也，霍郡主也，盧生也，淳于棼也。卽在深知文義者言之，亦不過曰還魂，鬼也，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臨川之意，以判官黃衫客，呂翁，契玄爲主人。所謂鬼，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託之意。蓋前四人爲場中之傀儡，而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前四人爲夢中之人，後四人爲夢外之人也。旣以鬼，俠，仙，佛，爲曲意，則主觀的主人，卽屬於判官等四人。而杜女，霍郡主輩，僅爲客觀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尋常傳奇家者，卽在此處。彼一切刪改校律諸子，如臧晉叔，鈕少雅輩，殊覺多事矣。」

方湯沈爭雄之世，有汪廷訥，張鳳翼者，廷訥字昌期，一字無如，休寧人。官鹽運使。所居曰環翠堂，有園亭之勝。所作傳奇甚多，有高士，天書，獅吼，枝桃，二閔，同昇，三祝，種玉，七國，彩舟諸記。周璉金陵瑣事，謂是陳所聞作，廷訥據爲己有。然所聞贈廷訥曲有云：「把談天口兒緊閉，把擎雲手兒袖起，做一個東海上釣鯨人，做一個急流中砥柱石。檢鴻將元元周濟，自澆成茶丘藥畦，耕玄莊茅舍疎籬，逍遙

在雲區煙際，這的是笑風塵無如高士悟希夷。「其雅趣亦可想。種玉記，箋允折中江頭金桂云：「我想他風標堪羨，信翩翩美少年。那更神凝秋水，貌比芳蓮，堪遂我三生願。我避不的登牆窺宋，眉眼相傳。因此上假尋釵鈿，悄悄向伊前，匆匆私語兩意牽。祇朝思暮想，欲待傳情魚雁，苦無方便。淚潸然，懶向花陰步，空懷月老緣。」張鳳翼，字伯起，又號靈墟，長洲人。著有文選纂注等書，官部曹。後隱里門，以詩酒詞曲自娛。列朝詩集云：伯起與弟獻翼（幼子），燕翼（叔貽），並有才名，一時有三張之目。所作傳奇紅拂，祝髮，竊符，灌園，屢屢，平播名爲陽春六集。紅拂爲少作，演習遍於國中。其夜奔折二犯江兒水云：「重門朱戶，恰離了重門朱戶，深閨空自鎖。正瓊樓罷舞，綺席停歌，改新妝尋鴛侶。西日不揮戈，三星又起途。鸞馭偷過，鵲駕臨河。握兵符怕誰行來問取。魏姬竊符，分明是魏姬竊符，鷄鳴潛度，討的個鷄鳴潛度，聽更籌戍樓中漏下玉壺。」又許自昌，字元祐，吳縣人。富於藏書，精校勘之學。所作傳奇有水滸記，報主記，靈犀記，橘浦記，弄珠樓等六種。

其步伯英之芳躅，爲曲壇之健將者：有沈自晉，馮夢龍，范文若，袁于令。其師法玉茗之作風，而能自樹立者：有阮大鍼，吳炳，至李玉，邱園之徒，亦有以自見。

沈自晉，字伯明，又字翰通，寧庵之從子也。精曲學，嘗取寧庵之南曲譜重編訂之，著爲南詞新譜。又作有著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四種傳奇。此四劇曲品誤作沈璟撰，閱南詞新譜，知非璟作，實自晉作也。

馮夢龍，字子猶。後復姓龍氏，稱龍子猶，吳縣人。明末，官壽縣知縣，未幾卽歸。歸而值國變，遂殉節焉。所居曰墨憨齋，曾取諸傳奇彙集而刪改之，且易名刊行。曰墨憨齋定本。曰新灌園，酒家傭，女丈夫，量江記，精忠旗，夢磊記，雙雄記，萬事足，灑雪堂，楚江情，新灌園，卽改張伯起 灌園記。女丈夫，卽改伯起 紅拂記。酒家傭，卽改陸無從 存孤記。楚江情，卽改袁令昭 西樓記。其餘量江，夢磊，精忠旗，灑雪堂，則仍其原名，特經刪訂耳。惟雙雄，萬事足二種，乃其自作。又改定湯若士之牡丹亭，易名風流夢。今歌場所流行遊園，驚夢，及聽畫等齣，皆馮所改訂本也。

范文若，字香令，又號荀鳴，松江人。明末，福王時，官兵部。所作傳奇有花筵賺，鴛鴦棒，勸皮靴，夢花，金明池等，共九種。文律雙美，可與吳石渠相頡頏也。

袁于令，原名韞玉，又名晉，字令昭，號籀庵，又號梟公，吳縣人。官至荊州府知府。著有雙鶯傳雜劇，

及西樓記，玉符記，珍珠衫，鵲鵲裘諸傳奇。宋荦筠廊偶筆云：「籀庵以西樓負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宴賓，方演霸王夜飲。輿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
（西樓記，錯夢齣曲句。）乃演千金記耶？籀庵狂喜，幾墜輿。尤侗良齋雜記云：「籀庵官知府時，終日以圍棋，度曲自娛。長官諷言曰：『聞君署中終日只聞棋聲，笛聲，曲聲，是否？』」袁曰：『然，聞明公署中，終日亦有三聲。』長官問何聲？袁曰：『是算盤聲，天秤聲，板子聲耳。』長官大恚，遂劾之落職。」其西樓記樓會折楚江情云：「朝來翠袖涼，薰籠擁床，昏沈睡醒眉倦揚。懶催鸚鵡喚梅香。也把朱門悄閉，羅幃漫張。一任他王孫駿馬嘶綠楊，夢銷葳蕤，怕逐東風蕩。只見蜂兒鬧紙窗，見蜂兒鬧紙窗，蝶兒過粉牆，怎解得咱情況。」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石巢居士，又號百子山樵，懷寧人，官至兵部尚書。王漁洋秦淮雜詩云：「新歌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千載秦淮嗚咽水，不應重恨孔都官。」自注云：「宏光時，阮司馬以吳綾作朱絲闌，書燕子箋諸劇進宮中。」宋荦西陂類稿云：「侯朝宗與吳應箕，陳貞慧善。阮大鍼者，故魏闈義兒，謫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阮罪，應箕，貞慧實主之。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嗣

知朝宗與二人相厚，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交歡朝宗，朝宗覺之，謝客不與通。阮家有伶一部，以聲技擅名，能歌燕子箋。會諸名士以試事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使奴詞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奴走告，阮心益喜。已而抗論天下，語及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尤刺骨。按阮所作傳奇，有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獅子賺諸種，而以燕子箋爲最著。其寫像折，普天帶芙蓉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較玉貌羞慚殺，打草菓顧影池中，脫粉本央小鏡菱花。」描不出詞源峽，再把腮斗邊添些喜洽，可抵得桃花洞仙子胡麻，比目連枝不亞，祝東皇生生世世，作並蒂木蘭花。」霜厓居士跋云：「圓海諸作，自以燕子箋爲最。自葉懷庭譏其尖刻，世遂屏不與作者之林，實則圓海固深得玉茗之神也。傳中以霍都梁、華行雲、鄺飛雲三人爲主。而鮮于侏、鬼蜮情狀，不啻圓海自爲寫照。石巢四種，雙金榜、古豔、牟尼合、穠豔、燕子箋、新豔、春燈謎，則悔過之書，所謂十錯認，亦圓海平旦清明時，爲此由衷之言也。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曲，不以人廢言，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

吳炳，字石渠，宜興人。萬歷進士。宏光時，官至刑部尙書，國亡，殉難死。清朝賜諡節愍。所著傳奇，有

療妒羹，畫中人，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合刊之，名曰梨花五種。新傳奇品云：「吳石渠之詞，如道子之寫生，鬚眉畢現。蓋以玉茗之才情，而兼詞隱之聲律者。」情郵記，題驛折之山坡羊云：「雜離離樹影煙籠罩，溼騰騰山勢雲迴抱。睡昏昏控不住馬蹄勻，意慌慌看過去的行人少。曙光高，殘星積漸消，鞭梢何處，何處是那青州道。到不如昨夜朦朧，捷夢先馳到。迢遙過江淮，又幾朝。飄蕭走風塵第一遭。」

李玉，字玄玉，吳縣人。所居曰一笠庵。明亡後，絕意仕進，專以度曲自娛。與吳梅村友善，所著北詞廣正譜。梅村爲作序，謂可與唐詩、宋詞並垂不朽，其推重亦至矣。焦循劇說云：或謂玄玉乃申時行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試。故作一捧雪傳奇，寫義僕事以吐氣。然梅村謂其困於有司，晚幾得之，而中副車。是劇說所云，不足詰也。所作傳奇有三十二種，習見者，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麒麟閣，秦樓月八種。眉山秀，遊湖折之黑麻序云：「遊賞珠玉，行向水邊堤畔。拾翠尋芳，倒金尊漫自浩歌低唱。徜徉連山雲影蒼，連天水影茫。興如狂，恍入桃源深處，忘卻滄桑。」

邱園，字嶼雪，常熟人，有虎囊彈，黨人碑，蜀鵲啼，御袍恩，張大復，字星期，一字心其，號寒山子，蘇州人。所作傳奇二十三種，惟如是觀，醉菩提，快活三，吉祥兆，紫瓊瑤五種尙在。又朱素臣，以字行，有十五

貫，聚寶盆，朝陽鳳，翡翠園。朱佐朝，字良卿，與素臣同爲吳縣人，所作有漁家樂，豔雪亭，瑞冤羅。畢萬侯，字晉卿，吳縣人。有竹葉舟。陳二白，字子令，長洲人。有稱人心。皆一時作者。而其中名製，近今有流傳至海外者，如德國洪濤生（V. Hundhausen）之譯牡丹亭，日本宮原民平之譯燕子箋，則又爲曲壇之佳話也已。



第五章 短劇之流行

「短劇」云者，指單折之雜劇而言。昉於元晚進王生之圍棋，闖局蒙古舊制，雜劇以四折爲準。王生之所爲，不過偶爾命筆，匪可視爲常例也。單折劇之製作，實在明正德嘉靖之世。其時徐渭、汪道昆之徒，以逮隆萬間陳與郊、沈自徵、葉憲祖輩，各有短劇。以一折譜一事，此短劇流行之初期也。

徐渭，字文長，又號青藤，山陰人。列朝詩集云：「胡宗憲少保督師浙江，招渭作書記。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莫敢仰視。文長戴敝烏巾，長揖就坐。奮袖縱談，胡輒稱善。文長知兵，好奇計，胡用其謀，平徐海之亂。嘗結海妾翠翹以爲內援，及事定，翠翹矢志死。又某寺僧頗有遺行，文長嘗嗾胡以他事殺之。又繼室張氏才而美，文長以發狂誤殺之。所作四聲猿雜劇，頗有寓意。胡宗憲後下獄，文長懼，發狂坐罪繫獄。張元忭力救之得免，年七十三卒。」四聲猿者，爲劇凡四：曰狂鼓史漁陽三弄，曰玉禪師翠鄉一夢，曰雌木蘭替父從軍，曰女狀元辭鳳得鳳。漁陽三弄，最談詭有趣。以仙呂點絳脣一套譜之，幾於

無調不佳，誠短劇中傑作也。其點絳脣云：「俺本是避亂離家，遨遊許下，登樓罷，回首天涯，不想道屈身軀扒出他們膀。」混江龍云：「他那裏開筵下榻，教俺操槌按板，把鼓來搗。正好俺借槌來打落，又合着鳴鼓攻他。俺這罵一句句鋒鋸飛劍戟，俺這鼓一聲聲霹靂捲風沙。曹操，這皮是你身兒上軀殼，這槌是你肘兒下肋巴。這釘孔兒是你心窩裏毛竅，這板仗兒是你嘴兒上擦牙。兩頭蒙總打得你潑皮穿，一時間也醉不盡你虧心大。且從頭數起，洗耳聽咱。」油葫蘆云：「第一來逼獻帝遷都，又將伏后來殺，使郗慮去拿。唉，可憐那九重天子救不得一渾家。帝道后少不得你先行，咱也只在目下。更有那兩箇兒，又不是別樹上花，都總是姓劉的親骨肉，在宮中長大。卻怎生把龍雛鳳種，做一甕鮮魚蝦。」天下樂云：「有一箇董貴人是漢天子第二位美嬌娃，他該甚麼刑罰。你差也不差，他肚子裏又懷着兩三月小哇哇。既殺了他的娘，又連着胞一搭，把娘兒們兩口砍做血蝦蟆。」那叱令云：「他若討喫麼，你與他幾塊歪刺。他若討穿麼，你與他一疋榮麻。他有時傳旨麼，教鬼來與拿，是石人也動心。總癡人也害怕，羊也咬人家。」鵲踏枝云：「袁公那兩家不留他片甲，劉琮那一答，又逼他來獻納。那孫權呵，幾遍幾乎。玄德呵，兩遍價搶他媽媽。是處兒城空戰馬，遞年來尸滿啼鴉。」寄生草云：「仗威

風只自假，進官爵不由他。一箇女孩兒竟坐中宮駕，騎中郎直做了侯王霸，銅雀台直把那雲煙架。僭車旗，直按倒朝廷膀，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六么序云：「哄他人口似蜜，害賢良只當耍。把一箇楊德祖立斬在轅門下，礮可可血噴零喇，孔先生是丹鼎靈砂，月邸金蟆，僂觀瓊花，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他兩人嫌隙於你只有針尖大，不過是口嘮噪有甚爭差。一箇爲忒聰明參透雞肋話，一箇則是一言不洽，都雙雙命掩黃沙。」么篇云：「哎，我的根芽也沒大兜搭，都則爲文字兒奇拔，氣槩兒豪達，拜帖兒長拿，沒處兒投納。繡斧金搥，東閣西華，也不會挂齒沾牙。唉，那孔北海沒來由也說有些緣法，送在他家。井底蝦蟆，也一言不洽，怒氣相加。早難道投機少話，因此上暗藏刀把我送與黃江夏。又逢着鸚鵡撩咱，彩毫端滿紙高聲價，競躬身持觴勸酒，俺擲筆還未了杯茶。」青哥兒云：「日影移窗櫺，窗櫺一罇，賦草擲金聲，金聲一下。黃祖的心腸忒狠辣，陡起鱗甲，放出槎枒，香怕風刮，粉怪娼搽，士忌才華，女妒嬌娃。昨日菩薩，頃刻羅利，可憐俺禰衡的頭呵，似秋盡壺瓜，斷藤無計再生發，霜簷挂。」寄生草云：你狠求賢爲自家，讓三州直甚麼大缸中去幾粒芝麻罷。饑貓哭一會慈悲詐，饑鷹饒羊截肝腸挂，兇屠放片刻豬羊假。你如今還要哄誰人，就還魂改不過精油滑。」葫蘆草混

云：「你害生靈呵，有百萬來的還添上七八。殺公卿呵，那裏查借廩倉的大斗來斛芝麻。惡心肝生就在刀鎗上挂，狠規模描不出丹青的畫，狡機關我也招不盡倉猝里罵。曹操，你怎生不再來牽犬上東門，閒聽唳鶴華亭霜。卻出乖弄醜，帶鎖披枷。」賺煞云：「你造銅雀要鎖二喬，誰想道夢巫峽羞殺。靠赤壁那火燒一把，你臨死時和些歪刺們活離別，又賣分履香待怎麼，虧你不害羞。初一十五教望着西陵月月的哭他，不想這些歪刺們呵，帶衣麻，就搜別家。曹操，你自說麼？且休提你一世的賢達，只臨了這一樁呵，也該幾管筆題跋。咳，俺且饒你罷，爭奈我漁陽三弄的鼓槌兒乏。」

汪道昆，字伯玉，號南溟，歙縣人。官至兵部左侍郎。擅古文名，有太函集，所撰雜劇，有遠山戲，高唐夢，洛水悲，五湖游四種，均見盛明雜劇中。其總目曰：「楚襄王陽臺入夢，陶朱公五湖泛舟，張京兆戲作遠山，陳思王悲生洛水。」各以一套記之，其曲文雖不逮文長之雄渾，然自有清逸之致。如五湖遊中江兒水，雁兒落云：「去國逢青眼，還家尚黑頭。東皇有主花如舊，鰕菜忘歸今已久。芙蓉出水依然秀，柳色青青在手，眉黛勞君，雅似吳山雲岫。想那鳳凰池爭似得五湖頭，虎豹關爭似得三江口，紫駝峯爭似入饌魚，碧梧陰爭似垂堤柳。只這舵樓底勝秦樓，河洲上勝瀛洲，只這個鸞鳳偶，爭勝似鸕鷀。」

儔。風流肯落他人後，綢繆都將宿債勾。」

陳與郊，字廣野，號玉陽，海昌人，官太常寺少卿。所作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入塞中鶯集御林春四支，絕佳。有云：「一步步難離，怎向前程歇。明夜冷蕭蕭是風耶，雨耶？教我娘兒怎寧貼。」沈泰稱爲元人白描之筆，無愧色也。

沈自徵，字君庸，吳江人，寧庵從子。有鞭歌妓，霸高秋，簪花髻三劇。簪花髻譜楊升庵與滇中妓，是寫本朝人事者。鞭歌妓則譜裴寬贈妓，張建封事。其新水令云：「莽清秋一夜滿天涯，攪長空幾行如畫。驚鷗馳斷雁，古木斂昏鴉。細雨籬花，西風市酒旗掛。」駐馬聽云：「只落得四海無家，因此上每日登臨嘆落霞。兀的五湖那搭，問秋來何處有蘋花。映離愁遞遠戍，一曲暮天笳。訴與亡風啣留，幾葉疎林話。可憐他，舊江山擺滿在斜陽下。」沈泰至比之杜陵秋興，可知其淒咽感人。

葉憲祖，字美度，一字相攸，號六桐，又號桐柏，又號櫪園居士，餘姚人。萬曆進士，官工部郎中。以私議魏忠賢生祠事削籍，所作短劇有北邙說法，觀其寄生草云：「度脫無其法，脩爲有妙機。辦誠心討箇波羅蜜，念彌陀仗彼慈悲力，出娑婆會得清涼意，從今苦海免沈淪，行看彼岸須臾濟。」可知此其

作意也。

入清以後，短劇日盛，順康之際，徐石麒，尤侗，嵇永仁，張韜，並有妙造。雍乾之世，有桂馥，曹錫勳，而楊潮觀尤臻極詣。降及嘉咸，有舒位，石韞玉，嚴廷中，亦一時能手。同光而還，始稍稍衰矣。然如陳烺輩，猶學步邯鄲，未盡絕迹。此短劇流行之後期也。

徐石麒，字又陵，號坦庵，湖北人，流寓揚州。善畫花卉，廣陵詩事謂其女亦通音律，石麒每一折成，必高聲吟哦，令其女指摘聲律。順治乙酉，清兵陷揚州，冒死入城，取其殘稿。所著有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浮西施之新水令云：「五湖風月滿漁舟，惹煙霞布袍衫袖。早辭長頸烏喙主，輕拉取狐媚鳳釵頭。那有金屋珠樓，金屋珠樓，送他們水晶宮煞消受。」與伯玉五湖遊同一題材，而風格迥異。

尤侗，字展成，號悔庵，又號西堂，長洲人。拔貢，官永平縣推官。康熙時以鴻博薦，官翰林院檢討，所作一折之劇曰李白登科記，一名清平調，引子西江月云：「寂寂關山至此，淒淒風雨如何？新詞擬付雪兒歌，憑仗玉簫吹破。盡歎劉蕡下第，誰知李白登科。世間感慨秀才多，把酒大家相賀。」現秀才身

而說法，杜濬謂其深於春秋，可謂李白之知己矣。

葉承宗，字奕繩，濟南人。有灤函，中有孔方兄，賈閻仙，各一折。又稷門四嘯，有十三娘笑，擲神奸首，餘佚。狗咬呂洞賓，又一雜劇也。以二短劇見長。田御宿評其賈閻仙云：「詞旨風華，音節響亮，備極推敲，出以渾成。偉麗秀爽，情韻雙饒，允稱作手。」惜其書流行未廣。

稽永仁，字留山，號抱犢山農，無錫人。與瞿式耜，張同敞等爲友。後遊廣西，耿精忠之亂，與范承謨同死難焉。所作續離騷四折：一曰，劉國師教習扯淡歌。一曰，杜秀才痛哭泥神廟。一曰，癡和尚街頭笑布袋。一曰，憤司馬夢裏罵閻羅。泥神廟之杏花酒云：「呀，冷藜藿，鬢蓬鬆，（又）伴四壁寒蛩，訴半夜哀鴻，泣孤客雕蟲。盲世界精金變作銅，鬼窟穴熱氣冷呵風。呀，赴滕王扯逆篷，赴滕王扯逆蓬。大王大王，宇宙之間，虧負你我兩人了。英雄如大王，而不能成霸業。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一官，豈不可哀，豈不可傷！小生呵，乞兒般沒蛇弄。大王呵，土神樣殺雞供。小生呵，靠筆硯代耕農。大王呵，興波浪管梢工。小生呵，盼青雲黑漆矇。大王呵，傍烏江晚煙封。小生呵，萬千苦半生窮。大王呵，七十戰一傷空。小生呵，饑驅得脚西東。大王呵，粧飾得廟崇隆。呀，卻不道兩無功。原來大王也流下淚來了。這的是三條銀

蠟夜燒紅，抵多少單鎗匹馬戰爭中，盡做了千秋棋局五更鐘，不由你心不慟。俺待睜開醉眼問天公！「仿佛王仲瞿」來抱琵琶哭大王意也。續離騷爲獄中作，以炭屑書於紙背。四壁皆滿，耿亂平後，閩人錄而傳之者。

● 洪昇四嬋娟，仿文長四聲猿例。共四折，折各一劇。曰謝道韞。曰衛茂漪。曰李昌安。曰管仲妃。李易安劇，蓋據金石錄後序作者。其小桃紅云：「十年書劍舊行藏，歷歷猶堪想。爲失丹青費悵。今日呵喜非常，春風重覩誰承望。下官呵只得脫朝衣典價，夫人呵還仗你拔金釵權當，換取此圖呵每日價圖史佐清狂。」

張韜，字權六，自號紫微山人，海寧人。嘗司訓烏程。與毛際可、徐倬、韓純玉諸人交往。所作有續四聲猿，自謂繼文長作者。自敘曰：「猿啼三聲，腸已寸斷，豈更有第四聲，况續以四聲哉。但物不得其平則鳴，胸中無限牢騷，恐巴江巫峽間，應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耳。徐生莫道我饒舌也！」一曰杜秀才痛哭霸王廟。一曰戴院長神行蘇州道。一曰王節使重續木蘭詩。一曰李翰林醉草清平調。霸王廟新水令云：「俺則爲主司頭腦太冬烘，嘆功名一場春夢，空教俺十年磨鐵硯，閃的人四海轉飄蓬。淚洒西

風，禁不住窮途慟。「借杜默之哭，自寫其胸臆而已。

鄒兌金，字叔介，式金之弟。有空堂話一折。寫張幼于與唐伯虎，祝枝山魂靈談話。雁兒落云：「只爲那筆尖花未吐奇，還恐怕腕中鬼終成祟。那有碎鐘琴流水悲，那裏有泣和玉荒山淚。得勝令云：「到不如長閉白雲扉，高捧住紫霞杯。有一日揭起了翠微鄉裏浮名障，椎碎了宛委山前慧業碑。休疑，忽撒手騎鯨尾，羞提，任空梁落燕泥。」

桂馥，字冬卉，號未谷，別署老落。乾隆庚戌成進士，年已五十有五。後爲滇南永平令，卒於官，年七十。馥爲乾嘉間碩儒老師，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作後四聲猿，曰放楊枝，曰題園壁，曰謁府帥，曰投園中。題園壁譜放翁事，其駐雲飛云：「這是唐氏渾家，一些不差。遠望髻鴉朝霞，好姻緣展轉變作恆河沙。唛，絲斷藕生芽，教人淚灑。這酒品雖佳，肝腸斷，喉難下。」清新雋永，可見其致。

廖燕，號柴舟，韶州人，柴舟別集有二短劇：曰鏡花亭，曰醉畫圖。皆自寫其事，最饒情韻。醉畫圖之步步嬌云：搔首踟躕閒思想，箇事橫胸儻。生平志激昂，滿腹牢騷待對誰人講。且自酌壺觴，醉鄉另闢乾坤樣。

曹錫黼，字菽圃，上海人。與兄容圃並有才名。錫黼早歲得第。乾隆間，爲部員外郎，歿時年不及三十。所作有四色石。曰：張雀網、廷平、感世。曰：序蘭亭內史臨波。曰：宴滕王子安檢韻。曰：寓同谷老杜興歌。以少陵入曲，此爲濫觴。耍孩兒云：「荒山有客還迤逗，笑亂髮垂垂滿頭，終朝拾橡養狙猴。遇相知則話舊網繆，凍皴手脚無皮肉，山谷天寒日暮愁。一歌作兮歌儂僂，聽悲風從天來牖。問中原得再歸不。」蓋亦櫟括原詩者也。

以杜甫入曲者，又有壽甫一劇。作者張聲玠，字玉夫，有玉田春水軒雜齋，共九折，各一事。題肆譜于國寶風入松，邀帝賞最佳。壽甫則以飲中八仙來賀，其解三醒云：「領風騷詩王不忝，紀春秋史筆能傳。杜少陵博得個人欣羨，何須歎功名未顯。俱飛蝶翅敲歌板，百和花香繞壽筵。蟠桃宴比蓬萊，高會八洞神仙。」

楊潮觀，字宏度，號笠湖，無錫人。乾隆元年舉人。四川邛州知州，著吟風閣，凡四卷。爲短劇三十二種。曰：新豐店馬周獨酌。曰：大江西小姑送風。曰：李衛公替龍行雨。曰：黃石婆授計逃關。曰：快活山樵歌九轉。曰：窮阮籍醉罵財神。曰：溫太真晉陽分別。曰：邯鄲郡錯嫁才人。曰：賀蘭山謫仙贈帶。曰：開金榜朱

衣點頭曰：夜香臺持齋訓子曰：汲長孺矯詔發倉。曰：魯仲連單鞭蹈海。曰：荷花蕩將種逃生。曰：灌口二郎初顯聖。曰：魏徵破笏再朝天。曰：動文昌狀元配警。曰：感天后神女露筋。曰：萬表柱延陵掛劍。曰：東萊郡暮夜卻金。曰：下江南曹彬誓衆。曰：韓文公雪擁藍關。曰：荀灌娘圍城救父。曰：信陵君義葬金釵。曰：偷桃捉住東方朔。曰：換扇巧逢春夢婆。曰：西塞山漁翁封拜。曰：諸葛亮夜祭瀘江。曰：凝碧池忠魂再表。曰：大葱嶺隻履西歸。曰：寇萊公思觀罷宴。曰：翠微亭卸甲閒遊。卷首附小序，自敍作劇之旨。引云：「吟風之曲，往年行役，公餘遣興爲之。其天籟邪？人籟邪？殊不自知。年來與知音商榷，次第被諸管絃，至茲始獲刊定。夫哀樂相感，聲中有詩。此亦人事得失之林也。士大夫詩而不歌久矣，風月無邊，江山如畫，能不以之興懷。惟是香山樂府，尙期老嫗皆知；安石陶情，不免兒輩亦覺矣。」焦循劇說曰：「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實則三十二劇，無一不佳。不獨罷宴感人已也。曲固佳，而白文尤佳。余最愛偷桃中西王母與東方朔對話。旦去王母，丑去東方朔。（旦）你怎敢到我仙園偷果。（丑）從來說偷花不爲賊，花果事同一例。（旦）這廝是個慣賊，快拏下去鞭殺了罷。（丑）原來王母娘娘這般小器，倒像個富家婆，

人家吃你個果兒，也捨不得，直甚生氣。且問這桃兒有甚好處？（旦）我這蟠桃非同小可，吃了是髮白還黑，反老還童，長生不死。（丑）果然如此，我已吃了二次，我就儘着你打，也打我不死。若打死時，這桃又要吃他做甚。不知打我爲甚來？（旦）打你偷盜。（丑）若講偷盜，就是你做神仙的慣會偷。世界上人那一個沒有職事，偏你神仙避世偷閑，避事偷懶，圖快活偷安，要性命偷生，不好說得，還有仙女們，在人間偷情養漢，就是得道的也是盜日月之精華，竊乾坤之祕奧，你神仙那一樣不是偷來的，還嘴巴巴的說打我的偷盜。我倒勸娘娘，不要小器。你們神仙吃了蟠桃也長生，不吃蟠桃也長生，只管吃他做甚。不如將這一園的桃兒，盡行施舍凡間。教大千世界的人，都得長生不老。豈不是個大慈悲，大方便哩？（旦）你倒說得大方。（丑）只是我還不信哩，你說吃了髮白變黑，返老還童。只看八洞神仙，在瑤池會上，不知吃了幾遍。爲何李岳仍然拐腿？壽星依舊白頭？可不是搗鬼哩，哄人哩。（旦）既如此，你爲何又要來偷他。（丑）我是口渴得很，隨手摘二個來解渴。說甚麼偷不偷？誠可謂滑稽之雄。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三十年生，卒於嘉慶二十年。年二十四，舉孝廉，會試屢不第。嘉

慶十三年頃，居京師。友人畢華珍客於禮親王邸，立人時取前人故事撰爲雜劇，親王見之大喜，輒付家伶習之。以千金潤筆。且邀華珍觀之，所爲曰瓶笙館修簫譜；卓女當壚，博望訪星，樊姬擁髻，西陽修月。當壚演卓文君事，曲白並佳，其出隊子云：「須不是屠沽一派，只買些玉壺春把村店開。俏郎君祭鴛鴦眷屬鳳皇媒，因此上把劍氣書香和酒材。他消渴纔，卻只怕不賜金莖露一杯。」鷗波漁話謂立人嘗寫王仲瞿下第，過穀城招琵琶妓三十二人祭項羽墓，爲琵琶賺劇，惜已失傳。

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又號花韻庵主人，吳縣人。年十八，補吳縣學博士弟子員。乾隆庚戌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壬子，充福建正考官。旋視學湖南，戊午，補四川重慶府知府。後擢山東按察使，因事被劾，遂引疾歸。主蘇州紫陽書院二十餘年，嘗修蘇州府志，爲世所重。陳康祺郎潛記聞：謂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誣詆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所作花間九奏：爲伏生授經，羅敷采桑，桃葉渡江，桃源漁父，梅妃作賦，樂天開閣，賈島祭詩，琴操參禪，對山

救友九事。羅敷采桑用樂府陌上桑，其解三醒云：「俺是個守三從閨中少婦，倚爹娘掌上明珠。怪無端狹路相逢處，漫相招載後車。你把我牆花路草輕窺覷，須識我羅敷自有夫。非虛語，人人道東方千騎，夫婿偏殊。」寓衛道之思於文采之中，曲如其人也。

嚴廷中，字秋槎，宜良人。以幕友奔走四方，與周樂清文泉友善，所作曰秋聲譜。自序云：「故山歸後，忽忽寡歡。斜月在門，遠風生水。秋聲從落葉中來，如怨竹哀絲，助人淒惻。秋以聲爲譜，吾且以秋爲譜。若賞音無人，則歌與寒蟲古樹聽之。」短劇凡二：曰武則天風流案卷，一名判豔。曰沈眉娘秋窗情話，一名譜秋。譜秋寫美人遲暮之感。作者於此慨歎甚深。梁州新郎云：「（旦）舊時情意，少年情況，又露在眉稍眼上。眼勾眉引，生疏往日秋娘。（生）看他盈盈笑臉，淡淡朱唇，想見輕年樣。（旦）風懷欲逗也轉羞郎，幾度低頭理繡裳。（生）怎歡娛候翻惆悵，是了，爲年華比似郎君長，難爲煞謝秋娘。」

陳娘，字叔明，號潛翁，陽湖人。所著曰玉獅堂。短劇一種，名悲鳳曲。借說書人口吻，說出江山王鳳姑事，蓋以之勸世者。其駐馬聽云：「怎肯甘休，貌爲人，心是獸。有如針灸，這痛苦徹心頭。凜森森撞見

了活閻羅，湯沸沸宛似那油鍋溜，一念生儉，儉生恐怕名兒臭。」此曲雖名爲劇，實非代言體也。

曲有場上之曲，有案頭之曲，短劇雖未必盡能登諸場上，然置諸案頭，亦足供文士吟咏。無論何種文體之興，其作也簡，其畢也鉅。雜劇之起爲四折，終而至於有四十齣之傳奇，物極必反，繁者亦必日益就簡，短劇之作，良有以也。二代作者，不勝僂指。他如許潮之武陵春，蘭亭會，寫風情，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青山宴，同甲會，黃方胤之陌花軒十劇，吳蘋香之喬影一折，亦皆單折劇之能手。其江兒水云：「細認翩翩態，生成別樣嬌。你風流貌比蓮花好，怕淒涼人被桃花笑，怎不淹煎命似梨花小。重把畫圖痴叫，秀格如卿，除我更誰同調。」俞樾有老圓一折，見春在堂叢書中。借老納點化世人，逐一明示，用南北合套，詞亦能雅。以上所述，聊舉其著者而已。卽此已非元百種中之所能囿，固關馬宮，喬筆下所未有者也。

第六章 南洪北孔

長洲吳氏論有清一代詞章。有云：「清人戲曲，遜於明代。推其原故，約有數端：開國之初，沿明季餘習，雅尙詞章。其時人士，皆用力於詩文，而曲非所習。一也。乾嘉以還，經術昌明，名物訓詁，研鑽深造。曲家末藝，等諸自鄙。一也。又自康熙後，家伶日少，臺閣鉅公，不喜聲樂。歌場奏藝，僅習舊詞。間及新著，輒謝不敏。文人操翰，寧復爲此。二也。又光宣之季，黃岡俗謳，風靡天下。內廷法曲，棄若土苴。民間聲歌，亦尙亂彈。上下成風，如飲狂藥，才士按詞，幾成絕響。風會以趨，安論正始。此又一也。故論遜清戲曲，當以宣宗爲斷。咸豐初元，雅鄭雜矣。光宣之際，則巴人下里，和者千人，益無與文學之事矣。今自開國以迄道光。總述詞家，亦可屈指焉。大抵順康之間，以駿公、西堂、又陵、紅友爲能，而最著者厥惟笠翁。翁所撰述，雖涉俳諧，而排場生動，實爲一朝之冠，繼之者獨有云亭、昉思而已。南洪北孔，名震一時。而律以詞範，則稗畦能集大成，非東塘所及也。迨乾嘉間則笠湖、心餘、惺齋、蝸寄、恆岩耳。道咸間則韻珊、立人，

蓬海耳。同光間則南湖午閣已不足入作家之列矣。一代人文，遠遜前明。抑又何也？雖然，詞家之盛，固不如前代。而協律訂譜，實遠出朱明之上。且劇場舊格，亦有更易進善者，此則不可沒也。明代傳奇率以四十齣爲度，少亦三十齣，拖沓泛濫，頗多疵病。卽玉茗還魂，且多可議。又事實離奇，至山窮水盡處，輒作神仙鬼怪，以爲生旦團圓之地。清人則取裁說部，不事臆造。詳略繁簡，動合機宜。長劇無冗費之辭，短劇乏局促之弊。又如拈花笑，浮西施等，以一折盡一事。俾便觀場，不生厭倦。楊笠湖之吟風閣，荆石山民之紅樓夢，分演固佳，合唱亦善。此較明人爲優者一也。明人作詞，實無佳譜。太和正音，正襯未明。寧庵南譜，搜集未徧。清則南詞定律出，板式可遵矣。莊邱大成譜出，訂詞有依據矣。合東南之雋才，備廟堂之雅樂。於是幽險逼仄，夷爲康莊。此較明人爲優者一也。曲韻之作，始於挺齋。中原一書，所分陰陽，僅及平韻。上去二聲，未遑分配。操觚選聲，輒多齟齬。清則履清輯要，已及去聲。周氏中州，又分兩上。凡宮商高下之宜，有隨調選字之妙。染翰填辭，無勞調舌。此較明人爲優者一也。論律之書，明代有王魏。魏則注重度聲，王則粗陳條例。其言雖工，未能備也。清則西河樂錄，已啓山林。東塾通考，詳述本末。凌氏之燕樂考原，戴氏之長庚律話。凡所論撰，皆足名家。不僅笠翁偶集，可示法程。里堂詞說，足資

多識也。此較明代爲優者又一也。況乎記載目錄，如黃文暘曲海，無名氏彙考，已軼錄鬼曲品之前，訂定歌譜，如葉懷庭之納書楹，馮雲章之吟香堂，又駕寧庵，伯明而上。總核名實，可邁前賢。惟作者無多，未免見絀。才難之歎，豈獨詞林，此又尙論者所宜平恕也。

在洪孔前，惟推笠翁。同時紅友，冰持，漱石，尙成鼎峙。洪孔以後，夏董抗手，而仰視藏園。洎乎道咸，僅倚晴差能入選。餘則婢學夫人，不足述矣。然三百年中，有此雙秀。曲海波濤爲不寂寥也已。

李漁，字笠翁，蘭溪人。居錢唐，吳梅村贈詩云：「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又自注云：「笠翁能爲唐人小說，兼以金源詞曲知名。所著笠翁一家言，笠翁十種曲流行甚盛。」且論劇，頗有與海西論家相合者。其論結構：「首立主腦，次減頭緒。」曰：「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又曰：「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所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

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應，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應埋伏，不止照應一人，埋伏一人，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故填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連，即於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筍伏於其心者。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於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於絡成之後，纔知作藕之精。又云：「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強使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盡山窮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又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備。始爲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樂者也。

論人物：其言曰，「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僻者，我亦當捨經從權，暫爲邪

僻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之絕技。極精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旦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從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旦作梅香，亦須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凡人做事貴於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轉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譚，以拂聽者之耳。」又曰，「子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沖冠，能使人驚魂欲絕。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絕之聲，反能震動天地。」又曰，「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於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於此。又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常以

板腐爲戒。卽談忠孝節義，說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爲狂，寓哭於笑。」

論文詞：文詞分曲白二種，其言曰：「曲文之奧義雖多，要以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本氣爲貴。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卽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又曰：「說白切忌只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笠翁手則握筆，口卻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疊用。不知散體之文，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且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曲白宜求一律，不可南北混雜，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且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故宜意取尖新，當於著筆之初，以至脫稿之後。隔日一刪，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所論皆精當之言，有足多也。

笠翁所爲十種曲曰：憐香伴。曰：風箏誤。曰：意中緣。曰：蜃中樓。曰：鳳求凰。曰：奈何天。曰：比目魚。曰：玉

搔頭。曰：巧團圓。曰：慎鸞交。風箏誤，婚鬧折之福馬郎云。「(丑)爲甚的一載分離人便老，全不似舊日的花貌。莫不是擔愁悶害相思，因此上把容焦。那一夜呵，我們好好的說話，被奶娘撞將來，你只說是夫人，跑了出去。我自那一夜直想到如今，好不苦也。」(副淨大驚介)「(丑)我終日把伊瞧，流盡了千行淚，纔等得到今朝。」(副淨拍案大怒介)「哇，醜淫婦，你難到瞎了眼，人也不認得，我何曾到你家來？我何曾見你的面？我何曾撞着甚麼奶娘？你不知被那箇姦夫淫慾了去，如今天網不漏，在我面前敗露出來。」(紅芍藥)聽說罷，怒氣沖霄，斬伊頭，恨無佩刀。我只道元霜未經搗，又誰知被他人掘開情竅。到如今錯認新郎作舊交，剛抬頭便把玉郎頻叫。這供詞是你賊口親招，難道說我玷清名把奇謗私造。」(笠翁之曲文，雖非極詣，然排場科白，畢竟不同，不可以案頭之書少之也。

洪昇，字昉思，號稗畦，錢唐人。著有四嬋娟雜劇，及迴文錦，迴龍院，錦繡圖，鬧高唐，節孝坊諸傳奇。以長生殿得盛名，是本初名沈香亭，後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事，更名舞霓裳。後乃合參唐人小說，玉妃，蓬萊，明皇遊月宮諸事，專寫釵盒情緣，名之曰長生殿，蓋經十餘年，三易稿而始成。其審音協律等事，又經姑蘇徐靈昭爲之指點，故能恪守韻調。無一句一字之踰越，爲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師

填詞初畢，選名優譜之，大集賓客。是日國忌，爲台垣所論，與會者凡數人，皆落職。趙秋谷時官贊善，亦罷去。時人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句，蓋爲秋谷詠也。長生殿開鈴折云：「（生）呀，這鈴聲好不做美也。」武陵花云：「浙浙零零，一片淒然心暗驚。遙聽隔山隔樹戰，合風雨高響低鳴。一點一滴又一聲，一點一滴又一聲，和愁人血流交相迸。對這傷情處，轉自憶荒塋。白楊蕭瑟雨縱橫。此際孤魂淒冷，鬼火光寒，草間溫亂螢。只悔倉皇負了卿，我獨在人間委實的不顧生。語娉婷，相將早晚伴幽冥。一慟空山寂，鈴聲相應，閣道似我迴腸恨怎平。尾聲云：迢迢前路愁難罄，招魂去國兩關情，望不盡雨後尖山萬點青。」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堂主人，曲阜人。所著桃花扇傳奇，最有名。其自序云：「族方訓，崇

禎末爲南部曹，得聞宏光遺事甚悉。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香君面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成桃花，亦係龍友言於方訓者。」遂本此以撰傳奇，於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故此劇話多徵實，卽小小科譚，亦有所本。如香君渾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藍田叔寄居媚香樓，見南都雜事記。王鐸書燕子箋，見阮亭詩註。以傳奇爲信史，洵奇觀也。相傳當時進入內府，康熙帝最喜此劇。演至

設朝選優諸折，帝嘆曰：「宏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云。其訪翠折，織山月云：「金粉末消亡，聞得六朝香。滿天涯煙草斷人腸，怕催花信緊，風風雨雨，誤了春光。」錦纏道云：「望平康，鳳城東，千門綠楊，一路紫絲韁，引遊郎。誰家乳燕一雙雙，隔春波碧煙染窗，倚晴天紅桃窺牆。一帶板橋長，閒指點茶寮酒舫，聽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深巷，插一枝帶露柳嬌黃。」朱奴剔銀燈云：「結羅帕煙花雁行，逢令節齊門新粧，有海錯江瑤，玉液漿。撥琴阮笙簫嘹唳相當，黃飛來捧觴，密約在芙蓉錦帳。」雁過聲云：「端詳，窗明院敞，早來到溫柔睡鄉，鸞笙鳳管雲中響。絃悠揚，玉叮嚀，一聲聲亂我柔腸。翱翔雙鳳凰，海南異品風飄蕩，要打著美人心上痒。」小桃紅云：「誤走到巫峯山，添了些行雲想。匆匆忘卻仙模樣，春宵花月休成謊，良緣到手難推讓，準備着身赴高唐。」

岳瑞，字兼山，號紅蘭主人，封愼郡王。清初宗室也，雅好度曲。嘗集合吳中教師，及各曲家撰編南詞定律一書，稱爲善本，流播藝林。又嘗自撰揚州夢傳奇，乃譜唐人小說杜子春故事，藉以諷世。爲之序者，洪昇也。

顧彩，字天石，無錫人。官內閣中書，與孔尚任爲友。二人作曲多相切磋，彩所作小忽雷傳奇，則尚

任爲之作白。而曲則彩作也。又嘗爲南桃花扇，後琵琶記二種。

萬樹，字花農，又號紅友，宜興人，舉人。宜興縣志云：「吳興祚總督兩廣，愛其才，延至幕府。一切奏議，皆出其手。暇則製曲爲新聲，甫脫稿，吳卽令家伶捧笙璫按歌以侑觴。所填樂府，凡二十餘種。又以詞譜舊圖多棼亂，成詞律二十卷，士林珍之。所著有堆絮園集。」紅友爲吳石渠之外甥，故曲學甚精。今流傳者，有風流棒，念八翻，空青石三種。念八翻之救俠折朝元令云：「衣垂紫綳，久侍烏臺下。綸宣白麻，乍整琴臺駕。絳節崇牙，到碧雞金馬。素志澄清風化。威振三巴，新恩又將廷尉加。叱馭向東華，勞臣不顧家。秋霜漸打，看一路棗林紅挂，棗林紅挂。」情節極其變幻，頗有聞於時云。

龍燮，字二爲，號改庵，又號雷峯，望西人。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左遷大理寺評事。所作瓊花夢傳奇，芙蓉雜劇，均佳。有王漁洋，尤西堂，彭羨門諸人題詠。

查慎行，字夏重，號初白，又號他山老人，海寧人。官翰林院編修，詩名與施閏章，趙執信埒，亦清初大詩家也。所作傳奇名陰陽判，乃紀一冤獄事，未附事實甚夥，蓋實錄也。曲亦嚴謹有法度。

盧見曾，字抱經，號雅雨，德州人。官兩淮鹽運使。刻有雅雨堂叢書。嘗聚四方文人，東南壇坫，稱盛。

一時所作傳奇，有旗亭記，玉尺樓兩種。玉尺樓譜平山冷燕事，剪裁甚合曲理。

周稚廉，字冰持，華亭人。號可笑人。孔尚任江湖集謂康熙二十八年，與稚廉相見揚州，是與東塘同時，而年較長者。所作傳奇甚多，僅珊瑚玦，雙忠廟，元寶媒，傳至於今，皆少作也。

張堅，字齊元，號漱石，江寧人。屢試不第，因作江南一秀才歌自嘲，所作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名玉燕堂四種。

夏綸，字惺齋，錢塘人。康熙三十二年，以十四齡童子應鄉試，八試不第。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已六十矣。所爲新曲六種：曰無瑕璧，褒忠也。曰吉花村，闡孝也。曰瑞筠圖，表節也。曰廣寒梯，勸義也。曰花萼吟，式好也。曰南陽樂，補恨也。觀其標題，可知作意，惜措辭稍腐耳。

董裕，字恆巖，號繁露樓居士。所爲芝龕記，石光熙謂其規依正史，博采遺聞，以秦沈忠孝爲綱，而當時之朝政係焉。蓋寫兩女子之奇節，而櫟括明末史事者。蔣士銓題詩所謂：「玉貌花驄勇絕倫，木蘭原是女兒身。三生歸與曹娥證，不向沙場吊鬼燐。」其第五十四齣殉忠之江頭，金桂云：「生長三韓塞邊，佐夫君忠義宣。常恨內官執袴，虛糜廩祿金錢，象賊徒如同聚蟻羶，竟致長驅秦晉，犯我關垣。」

他敢說屠城五日，我幾次誅寇盈千。恨不得斫絕貪狼糞野田，我夫君一心報國常云練膽，今得海危顛。當茲累卵孤城困，竟使如山衆志堅。」

蔣士銓臨川夢傳奇，於時最著。余獨最愛其金絡索一調。如譜夢折中其一云：「春從想處歸，愛向緣邊起，生自何來，死又因何及。這情絲一線微，受風吹，逗入花叢幽夢裏。尋來覓去渾無迹，病重愁深只自知。難迴避，仗花神老判暗扶持，可憐咱一個魂兒，可憐他一個人兒，不再向亭中會。」其一云：「心從好夢依，像自荒園拾。一朵花魂，緊緊跟隨你。這珊珊影漸移，下來遲，叫得他金蠶繞墓飛，搵得他紅生腮斗春回體，漾得他喜透眉渦暖到臍。綢繆細，約來朝活轉做夫妻，閃屍屍一個魂兒，軟丟丟一個身兒，向泉下假扶起。」其一云：「情將萬物羈，情把三塗繫。小雅離騷，結就情天地。生來覺與知，共迷癡，認不出鬼做人，人人做鬼。那一邊兵戈擾攘，加官職，這一搭雲雨荒唐，怕別離。難收拾，有誰能參透箭鋒機？幾年間撥盡寒灰，吸盡空杯，成一串鮫人泪。」情詞俱佳。

黃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珊，海鹽人。曾任湖北知縣，因病辭歸。放情山水間，時從事著述。修葺其家晴雲閣爲倚晴樓，時與知交觴詠其間。燮清少時卽以詞曲名世。中年以後，多置力於詩古文。所作戲

曲凡七種，除居官鑑，春令原兩種外，餘均附刊倚晴樓詩集內，晚年自燬其板。後經其婿重刻，總名爲倚晴樓七種曲；茂陵絃，帝女花，春令原，鴛鴦鏡，桃谿雪，居官鑑，凌波影。其金絡索一調，卽效法藏園者，頗能得其神味。如帝女花宮歎折中，有云：「眉銜一段悲，語雜三分喜。有個人兒，添入心窩裏。婚姻值亂離，好驚疑，向烽火堆中繫彩絲。惟願取聘錢十萬充軍費，不煩他宮女三千作嫁衣。從今起，便莊生化蝶也向他飛，渺茫茫一點情兒，蕩悠悠一縷魂兒，須索要跟隨你。」桃谿雪題筆折云：「我青銷鏡裏雲，紅洗盥中粉。一日思量，一日成消損，浮生幾度春，去如塵，流水三分夢七分，便算是游魚江上能傳信，保不定片石山頭欲化魂。茫茫恨，似蘼蕪經雨一番新，寫將來都是愁根，畫將來都是啼痕，勾不盡傷心本。」

道咸以後，此道大廢。固以作者無多，難求傑構。然花部之起，亦不得謂非戲曲之一厄也。噫！

第七章 花部之紛起

花部者，對雅部而言也。雅部謂崑腔，而花部有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高腔，羅羅腔，二黃等，總名曰「亂彈」，實卽所謂雜曲者也。諸腔各有其悠久之歷史，弋陽腔起於江西之弋陽，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祖廟記，謂有譚綸者，重訂弋陽腔，自是遂風行於世，是萬歷間事也。高腔者，或謂是弋陽之變腔，自弋陽傳入於高陽者。然今日各地高腔，不同其致。其源如何，已不可考。謂其出於弋陽，似尙可信。京腔亦弋陽腔之支流，其傳入京師者，爲京腔。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凡例，謂舊日弋陽腔淺陋猥瑣，及行於京師，則幾經潤色，非復弋陽本調，故謂之爲京腔云。此三者，名雖異，而其實同爲弋陽腔也。二黃調起自湖北，初興行於黃陂，黃岡，故曰二黃。其後流至湘中，粵東，粵西，暨安徽。遂名湖廣調。初以笛樂入京師後，始改絃索。秦腔者，出於秦中。燕蘭小譜謂其不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至今猶然也。西皮則舊爲徽班所專有，張亨甫金臺殘淚記有云：謂甘肅腔曰西皮調。懷芳記有云：一變爲

西皮，則秦聲激越，哀怨盈耳，此爲秦聲，殆可置信。其所以歸之徽班者，以徽伶喜習之。揚州畫舫錄謂：安徽之花部，合京秦兩腔，其班名曰三慶，可以爲證。至梆子腔創於何時，出於何處，亦已難考，想與吹腔必同一祖，今在皮黃戲中，猶時有沿用者。山西梆子，與秦腔極相似。燕蘭小譜謂：山西舊有一種腔調曰勾腔，聲甚宏亮，卽山西梆子之類也。凡此皆屬於亂彈。金臺殘淚記云：今都下徽班，皆習亂彈，偶演崑曲亦不佳。足見亂彈、崑曲相對而稱。亂彈之作，起乎乾隆，至於今日，推其原因，約有三端：崑腔音節較繁，習之不易；而文詞艱深，不通於臧獲。夢中緣傳奇序有云：長安之梨園稱盛（中略）而所好惟秦聲囉弋，厭聽吳騷。聞歌崑曲，輒闕然散去。故燕蘭小譜謂：崑曲非北京人所喜。既有新聲，遂趨之若鶩。花部之所以能奪崑腔之席者，此其一也。花部既得勢，一時優伶遂傾向於此途，積久而習崑腔者益少。崑伶日少，而花部之人日多，於是遂不可復。花部之所以能較盛於崑腔者，此其二也。花部之曲，非所謂南北曲也。存崑腔，然後存南北曲。崑戲者，曲中之戲。花部者，戲中之曲。曲中戲者，以曲爲主。戲中曲者，以戲爲主。以曲爲主者，其文詞合於士夫之口；以戲爲主者，本無與於文學之事。惟在能刻畫描摹，技盡於場上。然其感動婦孺，不與案頭文章相侔也。是花部之以戲勝崑腔之曲者，又其三也。

觀其盛衰，亦有三期：始於秦腔，繼以徽調，而大成於皮黃。姑論其所謂戲曲者，見於綴白裘者三種：曰，蜈蚣嶺，曰淤泥河，曰清風亭。見於燕蘭小譜者亦三種：曰三英記，曰三荆記，曰王大娘補缸。見於花部叢譚者七種：曰鐵邱墳，曰龍鳳閣，曰兩狼山，曰清風亭，曰賽琵琶，曰義兒恩，曰雙富貴。見於焦循劇說卷一中者五種：曰桃花女，曰周公鬥法，曰沈香太子，曰劈山救母，曰五雷轟。此皆流行於乾嘉間者，當時崑曲猶未盡衰也。其他通行散齣，見於綴白裘者有：

買胭脂 落店 偷雞 花鼓 途嘆 問路 雪擁 點化 陰送 搬場 拐妻 探親 相
罵 堆仙 上街 連廂 殺貨 打店 借妻 回門 月城 堂斷 猩猩 看燈 鬧燈
搶甥 瞎混 趕子 請師斬妖 鬧店 奪林 繳令 遣將 下山 擗檯 大戰 回山
戲鳳 私行 算命 別妻 斬貂 上墳 除盜借靴 檔馬 磨房 串戲 打麵缸 宿關
逃關 二關 番覺 敗虜 屈辱 計陷 血疏 亂箭 哭夫 顯靈
其散見於燕蘭小譜花部中者有：
烤火 賣脖脖 吃醋打門 鎖雲囊 龍蛇鎮 小寡婦上墳 浪子踢球 背娃子 打竈王

別妻 思春 潘金蓮葡萄架 吉星台 百花公主 樊梨花送枕 如意鈎 訂婚 倒聽
滾頭

其散見於聽春新詠中者有：

賜環 梅降雪 富春樓 吞丹 戲叔 裁衣 剃頭 贈鐲 檀香墜 香山 縫帶 登樓

賣藝 溫涼盞 無底洞 殺四門 慶頂珠

至道光時，有署名觀劇道人者，爲極樂世界傳奇八卷，共八十齣。雖名傳奇，實則二黃之曲本也。前有道光二十年序，曲文毫無取處，惟以此爲當時人士好二黃調之證而已。光緒中，余治有庶幾堂今樂，此爲皮黃戲之別集。余治，字蓮村，號晦齋，金匱人。其自序作於咸豐十年，附有引古一卷，集先輩評論梨園之語。又答客問一卷，上當事書一卷，大都明其作意。其中所含之戲，有：

後勸農 活佛圖 同胞案 義民記 海烈婦記 岳侯訓子 英雄譜 風流鑑 延壽籙

育怪圖 屠牛報 老年福 文星現 掃螺記 前出劫圖 後出劫圖 陰陽獄 硃砂痣

同科報 福善圖 酒樓記 綠林鐸 劫海圖 燒香案 回頭岸 公平判 推磨記 義

犬記
靖逆記
狂吠記

治嘗自撰楹帖云：自晉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手段，淫書劈腔戲翻腔。書後有香山鄭官廳及望炊樓主人二跋，花部文獻，當以此爲最矣。

其後有李世忠梨園集成十八卷，收戲本四十六種。王大錯戲考三十餘冊，其所輯皮黃、秦腔至五百餘齣之多，然新作殆不可見。近日梅伶蘭芳綴玉軒脚本，出於李釋堪（宣個）齊如山二氏者爲多，如葬花、別姬是也。汪伶笑儂所作有黨人碑、馬前潑水、受禪臺、哭祖廟、馬嵬坡等。歐陽予倩所作有寶蟾送酒等。在皮黃戲本中，出於崑曲者不少：如六月雪、本金鑲記、大劈棺、本蝴蝶夢、喬醋、出金雀記、白蛇傳、本雷峯塔、擊鼓罵曹、出四聲猿、紅梅閣、本紅梅記、烏龍院、出水滸記、別母亂箭、出表忠記、馬前潑水、出爛柯山、景陽岡、戲叔、出義俠記、拾黃金、出三元記。他若八義記、翠屏山、獨占花魁、瓊林宴等，不特取其情節，並曲名亦仍之。

余往在蜀，嘗聽高腔，其名劇曰情探者，康伶子林所擅長者也。譜王魁負桂英事。有云：暮煙起，更漏催，明月如水浸樓台，透出了淒風一派。又云：你看他綠窗燈火照樓台，那還記苦雨淒風，臥倒長街。

又云：梨花落，杏花開，夢繞長安十二街。到曉來，輾轉書窗外，紙兒筆兒墨兒硯兒，件件般般，都是郎君在。淚洒空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見一書來。相傳出榮縣趙熙手筆。又有離燕哀者，敍徐荅郎事。荅郎爲其情敵陷害，新昏之夕，被捕流塞外，途中有云：風一程來雨一程，處處都是愁人境。滿月黃沙草木深，南來飛雁多孤影，好男兒當立馬千山萬仞，南關淒楚，卻變做個塞外流人。不堪回首處，引涕獨愴神。詞爲尹昌齡作。綿州李雨村調元，嘗作四種：猶臨川之有四夢。雨村不用一神仙，嘗引以自豪。其作春秋配時，至賊虜女上山時，無以解圍。見窗外寒梅，忽有所得。於是託女索媒證於賊，懸崖有梅花一株，賊方折枝登樹，女投石而賊墜，女遂逸去。其敍女之門第，詞尙潔。客問：你家住那裏？女曰：家住在陸郡莊，奎星樓下。門牆外，有幾株桃李交叉。又問：尊父何人？曰：我的父，名姜堯，表字德化。爲家貧，苦生計，貿易天涯云云。此三三四十字句法者，花部所習用者也。不若南北曲之有定調，使俗士爲之，往往不能成文。凡所最錄，皆此中之雅詞也。

蓋自花部作，而後戲與曲相離。從茲以往，欲治曲者，尙有小令套數在，可以自寫胸臆。欲治戲者，必借鏡乎海西，以趨於一軌；是又非可以語於此淺淺之皮黃者矣。

對

003035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86328)

國學小叢書
月清戲曲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盧 前

主 編 王 雲 五
兼 行 人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二八二六上商

